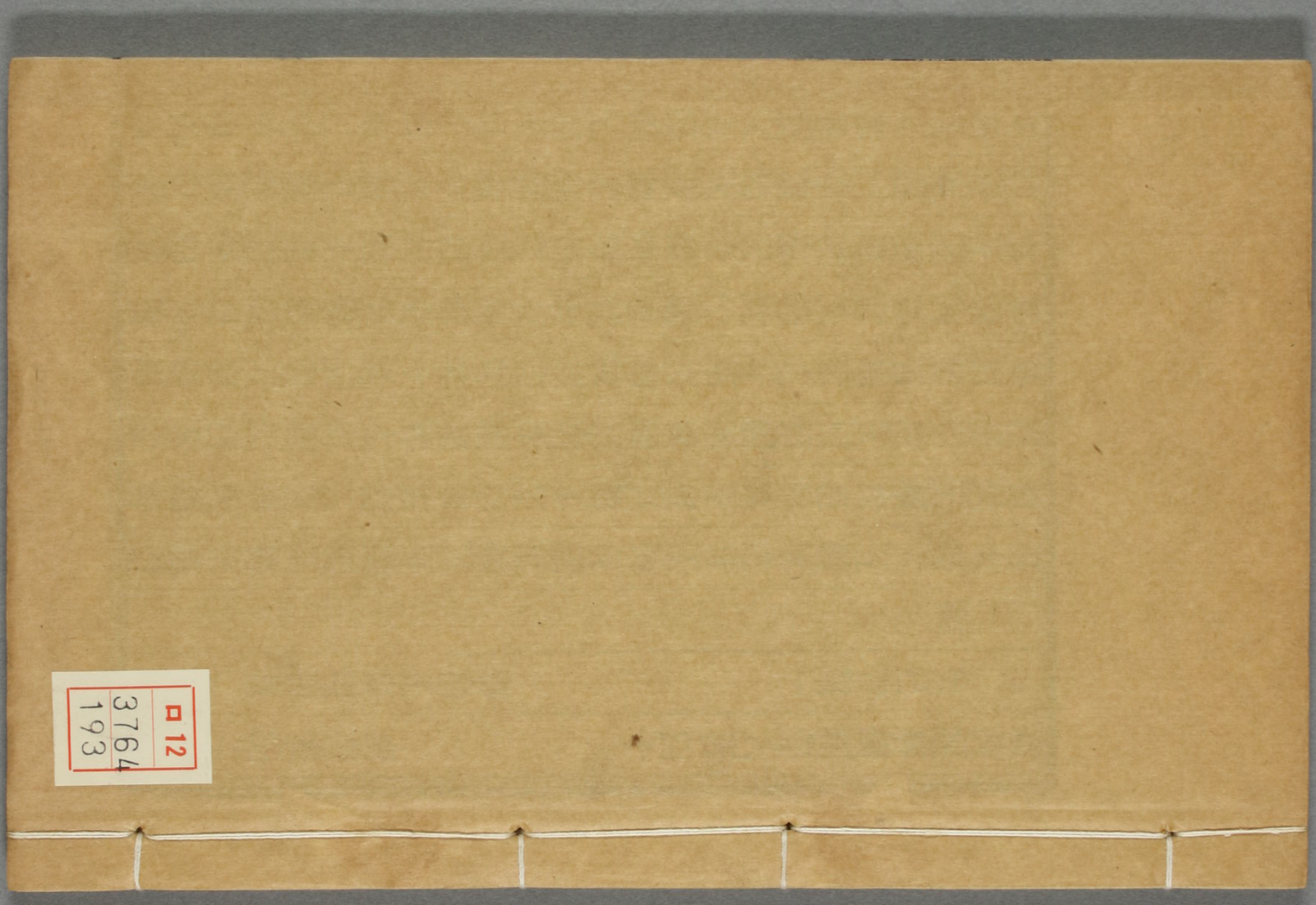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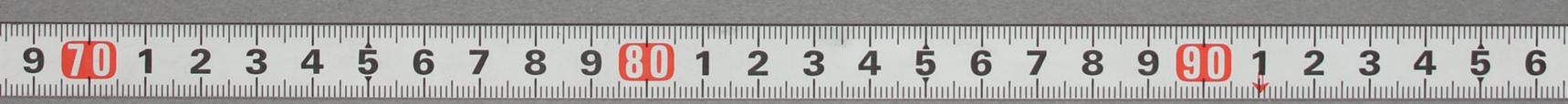




□ 12
3764
193



12 12
3764
193

癸巳存稿一　　黟俞正燮理初著

豭

易大畜六五豶豕之牙王弼注謂能豶其牙柔能制健正義引褚氏云豶除也除其牙也其語不足信求古有二說李氏集解崔憬引說文曰豶劇豕豵豶釋文引劉氏曰豕去勢曰豶言劇豕之牙不害物故曰吉韓非十過云豎刁自豶以爲治內亦言去勢此一說也其一說則釋文引鄭康成曰牙讀爲互陸佃埤雅亦云今東齊海岱之間以杙繫豕謂之牙鄭意以牙互爲一字謂豶豕宜制之與牿童牛意同且崔憬所引說文亦與今本異說文豕部豶云羠豕也羊部羠云騬羊也馬部

91-226

騄云犖馬也牛部犖云騄牛也皆展轉相訓而馬部騰則云傳也一曰騰犖馬也然則貜騠騄騠皆與騰同義騰者月令季春之月乃合累牛騰馬游牝於牧注云累騰皆乘匹之名仲夏之月云縶騰駒亦今所謂兒馬是貜正爲未劇之豕故須制之說文不得云劇豕也爾雅釋獸云豕句子豬句豵貜句幼句爾雅豵貜貜卽說文貜豦爾雅豵豵與子幺連類明是未曾劇大畜六四童牛六五貜豕皆言陽將奮上牿之互之象所謂能止健大正象所謂有喜慶也墨子非儒云鼷鼠藏觜羝羊視竇鼠起以其負而抵觸善突也定是小豬未劇矣

文王重卦

管子輕重戊云伏羲作造六峚以迎陰陽作九九之數以合天道周人之王循六峚行陰陽峚卽計策畫也周王循六峚則伏羲已有六畫卦矣史記周本紀云文王囚羑里蓋益易之八卦爲六十四卦云正義云太史公言蓋者疑詞也文王著演易不敢專言重易也案日者列傳伏羲作八卦文王演三百八十四爻不疑者褚先生文也或蓋亦不是疑詞郊特牲正義引鄭志云言蓋者無別意如仲尼之歎蓋歎魯也之蓋

卦變

易本義有彖傳上下卦變之說就陰陽數合者求之蹇利西南云蹇自小過來小過九四六五變蹇六四九五也案小過九四往厲乃不利也解卦利西南云自升來蓋以升六四入解則解

上爲坤故云利西南此蹇九在三六在四應云自萃來萃本六三九四則蹇內卦本坤體故云利西南其云自小過者筆誤也有王宗傳者謂八卦成列因而重之內外往來上下之義已備其中八卦既重之後又烏有所謂內外上下往來之義乎古今言易者鄭虞之外惟朱子耳今事事尺寸宗朱而卦變之說乃以滑汏之言攻之是亦悕矣

四載

尙書禹乘四載史記夏本紀言陸行乘車水行乘船泥行乘橇山行乘樏河渠書則樏作橋漢書溝洫志四載山行乘楯說文則輴以行泥欘以行山傳寫之字不一橇者徐廣云他書或作蕝孟康云橇如箕摘行泥上樏者字應從具作檔或作欘卽輴

如淳云鐵如錐頭長半寸施之履下以上山不蹉跌非也楊者韋昭云木器如今輿狀人舉以行應劭云楯或作欘爲人所牽引也徐廣云樏者直轅車又引說文檔直轅車轅也如應劭韋昭所說則楯欘橋爲今山轎也史記河渠書集解引尸子云以輴行沙以楯行塗以樏行險以欘行山書正義引尸子云泥行以蕝山行以欘文子自然云水用舟沙用駃泥用輴山用樏呂氏春秋愼勢云水用舟陸用車塗用楯沙用鳩山用欘皆五事蓋尸子以沙爲陸以塗險爲泥呂氏以沙附陸以塗爲泥淮南子修務訓則云水用舟沙用鳩泥用輴山用蔂不數乘車

若解書書孔傳後

書庶頑讒說若不在時若爲咸若時之若在爲在璇璣之在時

爲咸若時之時言如不能察此庶頑讒說之人則當侯以明之
枚孔云衆頑愚讒說之人若所行不在於是而爲非者當察之
則不在是者亦同庶頑讒說之人若爲內則父母有婢子若庶
子庶孫取豚若牂以酏若醷酏之若亦卽律文以準皆各其及
卽若之若律注云其者變於先意及者事情連後卽者意盡而
復明若者文雖殊而會上意並條述事取此四字唐律名例六
云若者因所陳之事而廣之以盡立法之意變此言彼未離乎
此舍內言外未離乎內文雖殊而其意猶會上也漢書惠帝紀
云民年七十以上若不滿十歲當刑者皆完之注師古云若像
及之言也謂七十以上及不滿十歲以下豫及卽廣之枚孔言
若似律文故廣記之

荆州三邦

禹貢荆州惟箘簵楛三邦底貢厥名三邦卽三苗也冀州島夷
皮服青州萊夷作牧厥篚檿絲徐州淮夷蠙珠暨魚揚州島夷
卉服厥篚織貝梁州和夷底績熊羆狐貍織皮昆侖析支渠搜
西戎卽敘其義一也荆州之苗在唐虞時三種最著爲三邦也
傳云近澤三國謂是侯國羣后獨目其三於辭蕪矣

織皮

禹貢織皮爲二事皮是裘織皮如今藏氊氊及西甯邊外番族
璆貨禹貢在梁雍二州

禹貢璣組

禹貢璣組乃荆州三邦之貢璣組古雜佩用之苗人纓絡湖廣

及雲貴四川皆然番子俗同佛書謂之瓔珞

六官

虞書云伯禹作司空契作司徒至夏書甘誓則云乃召六卿周初殷箕子陳洪範有云司空司徒司寇蓋禹制也牧誓有司徒司馬司空亞旅則卿貳皆有之

食言

爾雅釋詁載謨食詐僞也郭解食僞引書朕不食言疏引孫云食者言之僞也因以載爲事僞謨爲謀僞今案詐僞自爲一條載謨食僞乃平秩南僞之僞古言食爲用力之辭食哉惟時是也哀元年左傳云後雖悔之不可食已國語作不可爲是此雅訓其書湯誓云朕不食言當如日有食之之食謂消蝕左傳僖十五年云我食吾言背天地也成十六年云臨事而食言不可謂暇襄二十七年云食言者不病晉語云號之會魯人食言公羊傳僖十年荀息不食其言注云食受之而消亡之漢書匈奴傳云約分明而不食言注云終爲不信棄其前言如食而盡皆消蝕其言義食爲消蝕者管子云主德不立則婦人能食其意國無常法則大臣敢侵其勢莊子列御寇篇云小人罹外刑者金木訊之罹內刑者陰陽食之是也食言以語久又生旁義左傳哀二十五年云是食言多矣能無肥乎則就飲食言之

盤庚五遷

盤庚云于今五邦書序云盤庚五遷將治亳殷謂五邦之後乃五遷按序湯始居亳從先王居仲丁遷於囂河亶甲居相祖乙

圮於耿則自相居耿中有遷也史記殷本紀云祖乙遷於邢是亳爲一邦囂爲一邦耿爲一邦邢爲一邦凡五邦遷耿遷那未有書耳書正義所列五邦最確五邦則四遷盤庚將復治亳殷則五遷耿那本二地唐人司馬貞張守節解史記那爲耿漢馬融謂五邦爲商邱亳囂相耿其誼未是宋人非書序云篇中言五邦則盤庚前有五遷序謂盤庚五遷考之不詳謬云爾也夫書言五邦則必是四遷盤庚又遷始爲五遷自不知計數反以孔子書序爲謬且史記云盤庚渡河南復居成湯之故居迺五遷無定處統殷事言之乃誣之云史遷謂盤庚自有五遷誤人之甚古今讀史記者俱明其文理不曾誤人也

秋

書盤庚云若農服田力穡乃亦有秋白虎通云秋揪也穡名云秋就也管子輕重乙云夫歲有四秋春之秋夏之秋秋之秋冬之秋禮月令云麥秋至則秋者時也言收斂之時也書云有秋春秋云有年豳風於十月言曰爲改歲祭義於三月言歲既單矣則年與歲皆時也此達詁也詩云如三月兮如三歲兮亦以秋爲時不言春夏冬

洪範洛書義

左傳引洪範爲商書者箕子自記己與武王問答之言付周史官也十有三年曰祀者箕子商人習語也武王言天人相應天覆升於下民助和其所由彝倫攸斁者何也箕子言堯舜時鯀治水隄塞之五行陳列皆亂上天震怒其經洛時洛有書言

大法九類者天不使鯀得之時彝倫猶不敘也鯀因殛死禹繼
起行經洛天以洛水書言大法九類者與之彝倫由此以敘其
書有初一曰五行次二曰羞用五事次三曰農用八政次四曰
叶用五紀次五曰建用皇極次六曰艾用三德次七曰明用稽
疑次八曰念用庶徵次九曰嚮用五福威用六極凡六十五字
其下一五行諸文皆夏人解義如日月之行有冬有夏爲九道
夏歷歲月日亦夏人常語箕子聞之在昔者此學宋元明人所
不嗜而恥於不言則取五代時怪圖入之

易云河出圖洛出書聖人則之河圖者八卦伏羲得之洛書者
洪範初一曰五行以下六十五字禹得之故曰則之也卦畫也
故曰圖洪範九疇文字也故曰書其名實相應莊子云天有六

極五常聖人順之則治逆之則凶九洛之事治成德備漢書五
行志云凡此六十五字皆洛書本文蓋洛書九疇故曰九洛有
六十五字故謂之書唐以前儒家皆同此說五代宋時有陳摶
闕朗种放邵雍劉牧之圖一爲九圈一爲十圈陳以十圈爲洛
書闕以九圈爲洛書蓋道士見聖人受命紀年則亦有延康龍
漢之號見聖人設官分職則亦有金闕上相之名見僧徒撰有
蘇由闕澤訪主之言陳摶終南山太一宮碑亦撰漢武帝詔問
有司奏案道藏三洞祕典云太乙元君作九天之祖母其諸太
一則居眾辰之首萬曜之先爲天皇上相見儒家易經有云太
極河圖洛書陳摶亦言祕傳有太極圖又別有河圖洛書今世
通人謂宋洛書是太乙下行九宮不知彼所謂洛書者本十圈

也宋人以八卦九疇爲妖妄而反用九圈十圈之圖請得質之
古所謂圖五代宋時所謂書也古所謂書五代宋時所謂字也
今九圈十圈之圖中無一字止應名爲河圖洛圖何以謂之河
圖洛書乎此道士無智之論雖蘇張復生不能爲之解者也紀
文達說亦如是
易經大全書經大全言九圈十圈之河圖洛書懦詞怪說布滿
篇章由素不讀書不足深責江君永河洛精蘊亦爲所惑先天
圖萬無通理而信其圖爲伏羲作遂謂有先天卽有後天伏羲
作先天則後天疑非文王時始有以洛書爲九圈遂疑三八政
何以居東七稽疑何以居西不知乾在西北坤在西南其位本
非文王所定文王亦無後天圖名曰洛書書也下行左行中國
書法亦無三八政居東七稽疑居西之理江君讀書人亦慌忽
如此旁論脈學亦牽入先天圖是必天人長命士君子下筆不
可不愼也

高宗彤曰

史記殷本紀帝武丁祭成湯明日有飛雉登鼎耳而呴武丁懼
祖己曰王勿憂先修政事祖己乃訓王曰惟天監下云云王嗣
敬民罔非天繼常祀毋禮於棄道武丁修政行德天下咸驩殷
道復興帝武丁崩子帝祖庚立祖己嘉武丁之以祥雉爲德立
其廟爲高宗遂作高宗彤日及訓史遷從孔安國問故載其說
如此孔知典祀無豐於昵爲無禮于棄道者豐是盛禮昵是棄
道也書序言祖己訓諸王作高宗彤日高宗之訓孔知是祖庚

時立廟始作書者以經文首稱高宗是已立廟也書序史記俱言祭成湯而馬融以昵爲考謂祭近廟左傳以妻爲昵古者嚴父豈得以父爲昵今枚孔用馬說與安國故訓適相反

皇極

謂詁所以通雅言古言雅義既明其閒展轉取義者自能通曉皇極爲大中此粹然儒義朱子語錄云都不是皇建其有極不成是大建其有中時人斯其惟皇之極不成是時人斯其惟大之中且北極喫作北中不可屋極喫作屋中不可皇極是人君建一箇表儀於上又云極有湊會之義所謂三十輻共一轂觀朱子二義亦是展轉取義湊會卽是中轂卽輪中軫車無輻亦有轂卽是輪中屋極北極正是屋中北中皇建其有極正是大建其有中斯其惟皇之極正是斯其惟大之中易之大極卽是大中古讀大音如泰後人沿誤於大字下多作一點道士家相承別有所謂太極耳詩酌邑翼翼四方之極周禮體國經野以爲民極正言商周建都豫州爲九州之中詩立我烝民莫非爾極正言民於其時得其中本訓甚明本經威用六極言罰當有中如呂刑屬于五極之極豈得謂威用六表儀屬於五表儀也凡事須持平言之朱子嘗云天卽理也又云性卽理也此粹然儒言而明楊愼非之曰天命之謂性不成理命之謂理乎朱子解元亨利貞云元大也此粹然儒言而明倪鴻寶非之曰大哉乾元不成大哉乾大乎又有以孟子不遇魯侯天也問朱子曰此何理乎此所謂持劫之術朱子皇極之談自召致之

肆惟

爾雅肆故也肆故今也言經稱肆者有時義爲故其肆故之肆中有今義也惟思也康誥云肆汝小子封惟命不于常汝念哉無我殄享言今汝當思命不于常而念之無殄享也宋人書傳忽云肆未詳不用雅義乃使罔殆之言布滿村塾

洛誥

召誥三月丙午朏是月爲甲辰朔乙卯周公至洛爲十二日丁巳戊午祭爲十四十五甲子命庶殷爲二十一日是日召公取諸侯幣旅王則公西歸矣洛誥公告卜王拜之皆云伻來毖殷使來告卜經下言成王周公相問答又言成王將命伯禽又下言十二月戊辰王在新邑烝則洛誥所記非一時事公告卜依

召誥當在三月十四十五遣伻也據康誥三月哉生魄基作洛而召誥甲子始命庶殷以戊午既祭己未至癸亥役書始定公以甲子西歸既至乃以王命封康叔蓋卜河朔黎水不食始以之爲衞國兼前者邶鄘衞之民以爲康叔之衞安得云武王封康叔於衞使經史無一可通也公卜河朔黎水後察見殷遺民之事康誥言民不靜迪屢未同卽多方之迪屢不靜故所以與康叔言者康誥酒誥皆治殷之事而梓材則告康叔又勉成王也凡周公告成王爲洛發者皆隨時敷陳史官類記之因封康叔而戒成王則在梓材因封伯禽而戒成王則在洛誥

洛誥章段

洛誥應分五段周公拜手稽首至王拜手稽首誨言爲一段告

卜事爲書序正文下則類敘之王肇稱殷禮至無遠用戾爲一段欲王命元祀敬政事也王若曰至四方其世享爲一段王卽命公作元祀且告以伯禽爲公後也王命予來至萬年其永觀朕子懷德爲一段公受命作元祀且以伯禽爲後不之魯也戊辰以下爲一段王烝祭逸祝以元祀命後告故曰告周公其後逸又誥伯禽故曰命周公後時在十有二月惟七年言此三月乙卯至十有二月戊辰乃周公誕保文武受命第七年之事也

多士多方

書序言成周既成遷殷頑民周公以王命告作多士成王歸自奄在宗周誥庶邦作多方多士云予惟時其遷居西爾非予一人奉德不康甯又云今朕作大邑於茲洛亦惟爾多士攸服奔走臣我多遜又云爾小子乃興從爾遷多方云爾乃自時洛邑尙永力畋爾田多士云爾曰夏迪簡在王庭有服在百僚多方云我有周惟其大介賚爾有服在大僚多士宜在前也書序多士在洛邑作多方在宗周作者多士始遷殷民也作洛以遷殷民必成邑始可遷不得先使其婦子露居其先但丁男來赴役耳時作洛者庶殷侯甸男邦伯四方民大和會昭公三十二年左傳敬王云昔成王合諸侯城成周以爲東都崇文德焉是城成周之役四方來赴經義甚明蔡沈無故爲書集傳言書序以多士遷殷民爲非謂遷洛之後始建成周受都去洛四百餘里召公安得舍友民而遠役儧民書序謬矣吾固以爲非孔子所作也如此則侯甸男邦伯采衞遠服之民和會見士載於經文

者多在四百里外孔子書序卽不足信蔡沈作書經注何得不省覽書經正文且詩言燕師完韓城朱子言召伯爲司空用其人完韓城如營謝及山甫城齊諸侯城邢及楚邱之類又言不知何故不用本土人卻去別處調人來如今建州南劍上下築城卻去建康府發人來則四處調人來如今建州南劍上下築城卻去建康府發人來則四百里外赴役執功朱子言之非孔子之過蔡沈不信孔子並朱子之言亦不省覽書序多方在宗周作者周公不赴魯以不離成王本不於此時留滯東都如漢梁孝王在東用天子車服也公病卒時尙在豐爲鎬京之西文選注引尙書大傳云周公封以魯身未嘗居魯也公歿後長子伯禽在魯次子君陳始分正東郊成周自攷書行乃使周公君陳畢公皆在東郊幻西爲東

宋人以命公後爲留守留後爲周家增一後官使周公爲之太放蕩矣

蚩尤

管子五行篇云黃帝得蚩尤而明於天道又云蚩尤明乎天道故使爲當時困學紀聞云黃帝六相一曰蚩尤通鑑外紀改爲風后此一蚩尤也呂刑云蚩尤乃始作亂大戴禮用兵篇云蚩尤庶人之貪者也史記云黃帝擒蚩尤任昉述異記云冀州有蚩尤神人身牛蹄四目六手踶鹿閒往往得觸髏如銅鐵言是蚩尤骨雲笈七籤黃帝內傳云元女爲帝製夔牛鼓廣成子傳云蚩尤飛空走險以馗牛皮爲鼓九擊而止之蚩尤不能飛走此又一蚩尤也太平御覽引尸子云造冶者蚩尤也謂作兵

何度非及解

呂刑何度非及傳謂度及世輕重所宜似從史記何居非其宜生義史記實不如此解史以何度爲何居何居卽何行也史以非及爲非其宜非其宜卽不合於古今也史言何度非及爲何行不及古人也墨子尙賢下篇引作何度不及而申之云能擇人而敬爲刑堯舜禹湯文武之道可及也是何也則以尙賢及之此三代古訓孔安國司馬遷同之與上擇人敬刑相應枚孔乃謂度及輕重所宜單就刑言於本文不全宋人則以及爲逮繫拨哀十七年左傳云無及寡正義云欺侮寡少而橫及之今于證之于亦謂此一事橫入此人爲理直者扞衛亦須拘喚所謂于涉涉及正義謂呂刑言安百姓當擇人敬刑度及　番度

於牽連所及之人民乃安也徐鼎臣以及爲逮繫及爲逮義不應兼有繫義不如史記解安也

極中也

極中也此達詁呂刑云天罰不極庶民罔有令政在于天下言非天不中惟人在命也用天罰者不能中于庶民則無善政及天下也下云屬於五極咸中有慶言屬於五刑之中則皆中矣故有慶也中極互出古人複文相避多如此元陳櫟非毀蔡沈云或訓極爲中固非徑指五極爲五刑亦非然則五極當何解眞太極有圖後議論也

舜典逸文義

孟子舜往于田日號泣於旻天於父母又云父母使舜完廩浚

井又云欲常常見象故源源而來不及貢以政接於有庳注云
孟子時尚書凡百二十篇逸書所載有舜典之序亡失其文孟
子諸所言舜事皆堯典及逸書所載逸書謂舜典也又注云常
常以下皆尚書逸篇之辭孟子以告萬章按此卽孔壁尚書不
在博士干祿數內者舜典至魏晉時猶在在鄭康成書中唐時
孔穎達等似亦見之但誣爲張霸書耳趙岐但見博士書故以
鄭所傳古文爲亡失今按曰號泣於旻天於父母果舜典逸篇
文說文旻云虞書曰仁覆閔下則曰旻天是賈逵所傳舜典逸
說也說文序云書孔氏古文又其子沖云本從賈逵受古學

九共

伏生大傳有九共名引書曰子辯下土使民平平使民無僞此
今文也今文雖無全篇伏生先得見之其書亦在古文逸篇有
之也序言帝釐下土方設居方別生分類作汨作九共槀飫九
共九篇當是言九州之事然必非九邱也宋人劉姓者謂共是
邱古文共邱相近此似不識字者古文共邱相去甚遠且枚本
孔序言邱聚也言九州所有土地所生風氣所宜皆聚此書孔
子述職方以除九邱序言除之枚本亦存百篇之序九共不除
知枚孔書說亦不以九共爲九邱也左傳昭十二年是能讀九
邱延篤引張衡云九邱周禮之九刑文十八年史克云周公作
誓命在九刑不忘昭六年叔向云周有亂政而作九刑則九邱
爲九刑邱空也言空設之無以爲九共者

書六體

典者尊藏之冊謨者嘉謨申之則嘉猷故書序云皋陶矢厥謨
禹成厥功舜申之下陳上之文訓者上下相戒誥者上誥下又
下以天命告上如召誥洛誥也誓者主於戒若質神明然又明
君言若神明也命主於勸又言君命若天命也仲虺之誥依書
序是湯誥仲虺

後漢書楊倫傳駁義

後漢書楊倫傳云大小夏侯歐陽東京最盛扶風杜林傳古文
尚書林同郡賈逵爲之作訓馬融作傳鄭元注解由是古文尚
書遂顯於世此范氏敝文也范所作杜林傳云於西州得漆書
古文尚書一卷握持不離身東海衞宏濟南徐巡傳之其事如
此賈逵傳云父徽受古文尚書於塗惲逵悉傳父業馬融傳云
傅摯恂學鄭元傳云從張恭祖受古文尚書入關事馬融是賈
逵馬融鄭元三人古文俱有師承謂三人古文與杜林同則可
耳非三人就杜林求得本也又杜自有古文孔氏本又別有漆
書僅一卷乃賸複之卷近毛西河以鄭注爲漆書是忘漆書止
一卷鄭注乃四十六卷且杜林古文毛既不以爲僞則枚本何
以與之異是毛之不思由范氏文字之不審也

詩經見渭濁申箋義

詩經以渭濁湜湜其沚傳云經渭相入而清濁異箋云經水以
有渭故見謂从水濁舊本如此一本渭从作謂从言後人改耳今按釋文云
故見渭从水濁其義本易了今本多作故見渭从水濁釋文云
說非也以水驗之當依唐初一本箋申傳解詩言己以新人而

形其醜然本性渭渭然清譬涇清以入渭有渭同行而濁故人因渭从水之濁而入渭从水之涇亦見謂从水後有渭之泑是涇本清也正義解箋云述涇水意言以有渭从水故人見謂从言已濁是正義亦依一本正義又引定本涇水以有渭故見其濁是太宗時顏師古祕省考定晉宋舊文之定本各本不同總不似釋文舊本見渭从水之謬故正義言涇濁渭清其說已舊與鄭義相反儒生不解鄭意於箋字紛紜竄改實則鄭言涇水清也渭水濁也涇出今平涼笄頭山經長武至高陵入渭涇渠石地入夏則濁春秋冬皆清漢書溝洫志涇水一石其泥數斗且溉且糞長我禾黍謂夏三月陝西通志有明季修廣惠渠議引古碑云四月閉涇口防濁水污渠七月啟涇口引涇水灌

地則春秋冬皆清祁君韻士萬里行程記云涇州城西有涇汭二水清流映帶憶詩言涇以渭濁是涇水本清因渭而濁注家誤說今觀涇水清甚足以明之是涇清也渭則出今渭源烏鼠山經隴州至高陵納涇渭渠沙地四時皆濁無清時也其異說者晉潘岳西征賦云清渭濁涇宋范蔚宗後漢黨錮傳贊云渭以涇濁唐太子賢注云渭以涇濁乃顯其清眞各有所聞梁書元帝紀云濁河清渭佳氣猶存刻漏銘云如絃斯直如渭斯清或以河言之渭固清於河耳

衛宣公鄘篠戒施說

新臺云鄘篠不鮮鄘篠不殄得此戒施爾雅云鄘篠口柔也戒施面柔也口柔爲鄘篠疾不能俯也疾名鄘篠者不

能俯之人如蘧篨席困然面柔爲戚施者以戚施疾不能仰也
疾名戚施者不能仰之人如蘧篨詹諸皮蘧蘧行蘧蘧常若有
愧戚然初宣公烝於夷姜雄雉詩興言泄泄其羽言宣公整其
衣服而起奮訊其形貌志在婦人又興言雄雉下上其音言宣
公少大其聲怡悅婦人至此納宣姜衞人惡之擬其故態言宣
公當口柔面柔下氣怡色柔聲以媚女妻而宣姜以盛年豐色
燕婉之求得此老夫宣公必當愧之不能俯仰雖欲媚之必當
囁嚅局蹐如席困然如詹諸然實則宣公淫縱宣姜與之同心
而詩人猶意有羞惡如此此詩教之所以爲敦厚也

河廣解

河廣序云宋襄公母歸於衞思而不止故作是詩箋謂襄公卽
位夫人思宋義不可往詩云誰謂河廣一葦杭之正義云宋襄
當衞文時衞已在河南自衞適宋不渡河假有渡者之辭耳其
思甚精集傳依言宋襄時詩而解河廣云衞在河北宋在河南
此則未檢之言嚴粲詩緝云此詩作時桓公在位衞未遷尙在
河北則盡改序箋正義集傳之言不知衞遺民渡河宋桓公逆
諸河宵濟則衞當宋桓時已遷河南而爲此調停之說爲大全
之學者以其違集傳大駭之又無以辨則劫之曰如此則宋桓
夫人非念其子何以爲賢不悟棄婦能念其夫愈是賢也尋此
詩義以假有渡者之言爲正邶風泉水詩云出宿于泲飲餞于
禰出宿于干飲餞于言禰在今曹州周時河南之東道干言俱
在正定周時河北之北道泉水亦衞女思歸者必不能一人行

此二道又必不能二女異地同作此詩是知女子往往於故國地名隨所聞舉之不必實經也宋桓夫人嫁時渡河大歸時渡河至其子立猶舉河爲言假有渡之辭以泉水詩合證之愈可信矣

候人遂媾義

候人序言刺曹共公晉語云曹共公不禮晉公子重耳僖負羈言於曹伯弗聽晉公子過宋過鄭遂如楚楚子玉欲殺公子又請止狐偃楚子不可曰曹詩曰彼己之子不遂其媾郵之也效郵非義也是候人之詩曹人作於晉公子在曹之時晉從者挾其詩徧示路人故楚子亦知之所謂不遂其媾者楚子說爲曹不用僖負羈厚禮公子之謀蓋赤芾三百人負羈與焉詩言彼

三百餘人不稱其服而負羈不遂其媾僖二十八年晉師入曹數之以其不用僖負羈而乘軒者三百人亦就候人詩言曹共公於三百赤芾中獨不用負羈則其時晉楚之說遂媾皆同其詩之章著如此曹誠不檢晉之數曹乃不復爲負羈君臣地宜其爲曹所怨惡反致晉人蕘其宮矣

獫狁

獫狁古無此字說文詩用毛氏亦無之今毛詩獫狁不知何時寫本漢書匈奴傳作獫允韋元成傳則有狁字案獫允漢時北狄在周時則西戎也詩采薇獫狁序以爲文王時漢匈奴傳以爲懿王時殆魯詩師說皆雍州事序言西有昆夷之患北有獫允之難者以出車言往城于方城彼朔方又言薄伐西戎故分

言之實則皆西戎特獫允在昆夷北耳六月云獫允匪茹整居焦穫侵鎬及方至于涇陽又云薄伐獫允至于大原焦穫蘷在今三原去豐鎬不遠已侵鎬及方則宣王時事而薄伐之至大原則今固原州由三原迫之至固原使之西去今甘涼地是也均往西北行不關北狄事薄伐者迫伐也甫我薄人無人薄我之薄謂薄伐爲聊伐者失之出車薄伐西戎卽獫允夷也謂獫允大故獨言平獫允亦失之

御友

詩六月云吉甫燕喜既多受祉來歸自鎬我行永久飲御諸友烝烝多受祉來歸自鎬我行永久飲御諸友炰鼈膾鯉侯誰在矣張仲孝友傳云御進也箋云御侍也王飲之酒使其諸友恩舊者侍之正義云以諸友侍之爲尊崇之意今案箋說於禮踰閑必不可行傳本言進是也進謂吉甫逐進之吉甫以遠出有功新歸自迎燕諸友禮止一人爲賓諸友作詩美吉甫舉此飲爲榮稱爲賓之張仲以爲質譽賓卽譽諸友譽吉甫也若王飲之酒何緣及孝友之張仲而譽之

棍

詩斯干地祲瓦爲韻瓦傳紡塼也甕牖閒評云瓦是屎形譌集韻屎女利切蘷柄也收絲具於韻合案易姤初六金柅正義云王肅之徒爲織績之器婦人所用廣韻云柅絡絲柄也屎柅同字女子初生弄屎尙可豈任弄塼瓦乎弄盖佩玩

巡狩

時邁言巡狩云薄言震之莫不震疊天子適諸侯曰巡狩古者

君行師從詩棫樸云周王于邁六師及之吉行人眾不欲取義
征討故以狩獵爲名今
皇上巡幸曰圍取巡狩義古太平乃巡狩一公以其屬守一公
以其屬從書立政周公告成王云其克詰爾戎兵以陟禹之迹
方行天下方行以戎兵非狩何爲乎故知狩者本義也晏子云
巡狩者巡所守也昭五年左傳云小有述職大有巡功白虎通
云巡循也狩牧也蓋狩守雙聲狩牧疊韻巡守巡功循牧別義
也劉敞校後漢書云多作巡狩字世俗迷誤已久非也狩本義
也

詩

尚書云詩言志史記作詩言意意志也詩正義引春秋說題辭
云詩之言志也呂氏春秋愼大覽云湯謂伊尹曰盡如詩注云
詩志也則古語可知詩序云詩者志之所之也在心爲志發言
爲詩樂記釋文一本云詩其志也意林載愼子云詩往志也說
文釋名均云詩志也按詩言志歌永言聲依永律和聲舜以命
夔禮稱夔爲窮人聲音之外蓋所不知然則舜與夔言詩亦重
聲律而已書言予欲聞六律五聲八音在治忽以出納五言謂
詩之協於五聲者此工以納言時而颺之者也又荀子勸學篇
云詩者中聲之所止也左傳襄二十九年注云工歌各依本國
常用聲曲又云依聲以參時政知其興衰也正義云樂人采詩
辭爲樂章述其詩之本旨爲樂之定聲其聲既定其法可傳故
季札所美皆其音節漢志云行人以采詩上之太師比其音律

以聞於天子知詩以言志當以和氣感也又詩正義引詩緯云
詩者持也鄭內則注云詩之言承也皆古義

詩入樂

史記云三百篇皆可弦誦謂弦歌皆詩三代時甯戚歌碩鼠衛
太史歌巧言之卒章魯爲吳公子札歌風雅頌師乙言歌商歌
齊漢時雅樂可歌者八篇有白駒伐檀不必如笙詩正小雅也
東漢曹氏時樂工肆歌鹿鳴騶虞伐檀文王魏太和中惟傳鹿
鳴一篇後并亡之則其調不傳爾雅云徒吹謂之和徒歌謂之
謠班固云不歌而誦謂之賦鄭康成云背文曰諷以聲節之曰
誦說各不同然賦詩誦詩本對歌詩言之詩不可歌則不采矣

毛詩傳序一人所作論

詩四家序不同各詩各傳各序知毛序毛傳必是一人所作故
序無傳也漢書藝文志毛詩經二十九卷毛詩故訓傳三十卷
明是序一卷毛作序無疑也故府書傳序異卷毛詩各師授本
則以序冠詩首傳附詩下鄭康成去毛公時遠而表明毛意記
識其事故知之審關雎序下正義及絲衣正義并云序是毛置
篇端是也南陔白華華黍序云有其義而亡其辭箋云篇第當
在此戰國及秦世亡之其義則與眾篇義合編故存毛公爲詁
訓傳乃分眾篇之義各置其篇端又閟其亡者故推改什首通
此而下非孔子之舊又十月之交毛序云大夫刺幽王也箋云
當言刺厲王作訓故傳時移其篇第因改之耳絲衣序高子曰
正義引鄭志答張逸云高子之言非毛公後人著之是鄭謂序

傳及什題皆一人作毛承先師所傳采詩者之言著之也揚之水序沃强盛箋云沃曲沃晉之邑也詩從子于沃傳云沃曲沃也箋不復言嶡高序尹吉甫美宣王也箋云周之卿士尹官氏詩吉甫作誦傳云吉甫尹吉甫也箋不復言甘棠箋召伯姬姓名奭食采于召作上公爲二伯後封于燕此美其爲伯之功故言伯云在序美召伯下不在詩召伯所茇下何彼襛矣箋車厭翟勒面繢總在序車服下不在詩王姬之車下知作箋時序已在詩前也若後漢書儒林傳衞宏從謝曼卿受學曼卿爲毛詩訓宏作毛詩序馬融作毛詩傳鄭元作毛詩箋隋書經籍志毛詩序子夏所創毛公及衞敬仲更加潤益詩故訓傳下正義云毛傳不訓序以置篇首易明性好簡略故不爲傳鄭箋下正義云引經附傳未審誰爲經二十九卷不知併何卷今審後漢書隋書乃是强造故實以配漢書正義則聊爾酬應語均於本書不相應經義考又謂志之經毛亨撰志之故訓傳毛萇撰尤無此事也

皇清經解續編卷八百四十終

海甯蔣廷錫善化劉鈺校

癸巳存稿二　　鄧俞正燮理初著

質劑期日

質人大市以質小市以劑治質劑者國中一旬郊二旬野三旬都三月邦國期期內聽期外不聽注云質劑者爲之契藏之也大市人民馬牛之屬用長券小市兵器珍異之物用短券齊契來訟者以期內來則治之後期則不治所以絶民之好訟且息文書也鄭以純儒不深知事變意謂買賣小市若今人廢帳不足復理又以朝士云凡士之治有期日國中一旬郊外二旬野三旬都三月邦國期期內之治聽期外之治不聽是以云然王安石新義則以時久證逮或不在不聽以杜欺罔實不然也國

中質劑不平者必十日之後尋求調成不能得始來訟市中期會不應者過期十二三日懇官其證逮不得謂之不全朝士之期乃入刑罰律者如殺盜不得過期來控事與質劑不同朝士明云凡有責者有判書以治則聽分別言之知質人所謂期者質劑中相約之期非訟期也質劑所期與國人約十日他國人約亦不過一年推度人情之常如此已足相濟蓋司市所屬買奴婢田地貨物見錢不足先納若干一二殘數期日交割又或先受錢期日納貨注所謂下手書保物要還者與稱貸有息之傅別不拘還期者不同若豫期過遠本屬不足何須置買恐其先有互爲姦詐繼又不能以殘貲換券其理皆曲故不聽司市所謂質劑結信而止訟明質劑之期所以結信即所以止訟

不必更立訟期也若如注言買奴婢十日後逃者豈得以質爲過期不聽新義則誤以質劑爲傅別故安石均輸之法蘇軾上神宗書云商賈之事曲折難行其買也先期而予錢其賣也後期而取直多方相濟有無相通此即質劑之法安石不曉也

六府非六天名說

六天之名就所臨六府言之不敢斥言帝非斥帝之名也周官大宗伯注云天皇大帝北辰耀魄寶也小宗伯五帝注云靈威仰赤熛怒含樞紐白招拒汁光紀五帝食焉五行大義論五帝引河圖云東方青帝靈威仰木帝也南方赤帝赤熛怒火帝也中央黃帝含樞紐土帝也西方白帝白招拒金帝也北方黑帝叶光紀水帝也唯叶汁異文史記索隱引尚書帝命驗云五府

者五帝之廟蒼曰靈府赤曰文祖黃曰神斗白曰顯矩黑曰元
紀唐虞謂之五廟夏曰世室殷謂重屋周謂明堂皆祀五帝之
所正義引帝命驗注五府作天府世室作正室重屋作重室以
考工記證之世室重屋是已其文祖爲赤熛怒之府火精光明
文章之祖周曰明堂神斗周曰大室顯矩周曰總章元紀周曰
元堂靈府周曰青陽則秦人月令用之又孝文紀正義引靈府
作靈威仰神斗作神汗蓋字誤孝武紀正義引靈威仰五名出
國語當云出圖書後漢書明帝紀注引五經通義與小宗伯注
同惟白招拒作白招矩劉攽云拒音矩不便作矩矩亦不必是
誤拒矩皆是白黑子貴義篇云今瞽曰鉅者白也黔者黑也雖
明者無以易之則字亦可作鉅河圖府皆三字帝命驗府皆二

字蓋各述所聞皆就帝所臨言之如言乘輿止敢言其陛如言
陛下止敢言其陛言天皇大帝止敢言耀魄寶古人之愼也宋
史禮志云景德二年王欽若言靈威仰等皆五帝之號漢書注
五帝自有名即靈府文祖之類是也其時在朝之言如此在下
之儒妄意此必鄭君之言謂鄭依春秋緯爲六天造名字其實
鄭言六天有府不言六天名字王肅家語注云讖緯皆爲之名
氏妖怪妄言是肅自爲名氏一說又自駁之鄭所不曉也

旗物畫

司常常旗攩等皆畫其象焉象其事象其名象其號畫即日月
之屬惟攩爲通帛物爲雜帛廆爲全羽旌爲析羽本無畫也大
司馬辨旗物之用各書其事與其號杜子春以大司馬文讀司

常之畫爲書鄭康成以司常文讀大司馬之書爲畫宋鄭鍔則謂事名號不能畫當從杜說爲書今求鄭康成意以九旗別徵識則事名號卽在其中又旌旗有軍旅者畫異物無者帛而已故書當爲畫事號皆畫以雲氣鄭於漢末見兵事知軍制應如此九旗本知徵識其號名事於日月交龍外又別以異物圖之所謂軍號不在典要日日變易軍中自以爲約不使敵人曉也旗物必以畫爲別無書事名號繁文細字之理鄭於司常並不作書止云徵識惟杜作書鄭言書亦畫雲氣近方氏誤謂鄭以日月交龍爲異物又謂鄭以司常畫爲書以大司馬書爲畫反覆不定涉誣罔矣

鸞馬

周官馬質禁原鸞注云鸞與馬同氣再鸞傷馬呂氏春秋淮南子則皆以爲殘桑宋戴埴鼠璞云俗以鸞神爲馬明菩薩是同氣之驗搜神記言女足蹴馬皮被卷化鸞疑亦古說荀子賦篇云身女好頭馬首女好馬頭故生馬皮之說然亦可知其同氣矣

與鳥獸言解

人能與鳥獸言初疑是習亦半由偏智之所得周官夷隸掌與鳥言貉隸掌與獸言注鄭司農云夷狄之人或曉鳥獸之言疏云左傳介葛盧來朝注云伯益明是術堯舜使掌朕虞至周失其道官又在四夷列子湯問云今東方介氏之國數數解六畜之語太古神聖悉解鳥獸音聲亦由習與鳥獸近故能知之亦

由偏智也論語公冶長義疏云有論釋雜書說公冶長聞鳥言往南山下食人肉值村嫗失其子長告之嫗遂言長殺之告村司繫獄長又言鳥言城外有覆粟驗之果然乃信長解鳥語不殺人論衡實知篇云廣漢楊翁偉知田間盲馬及所乘蹇馬語魏志管輅傳云郭恩家鳩言有老公從東方來攜豚一頭酒一壺主人雖喜當有小故安德令舍鵲言東北有婦殺夫牽引西家人日在虞淵告者當至抱朴子李南知白馬言盲黃馬是其子又揚宣北齊張子信皆知鵲語梁高僧傳云漢安世高安息人知燕語隋經籍志有鳥情雜占禽獸語和菟鳥鳴書王喬解鳥語經其時廣傳其術唐闕史咸通中渤海僧薩多羅解鳥鵲燕雀語解牡豕語法苑珠林潞州寺僧並解豬語雜寶藏經云迦尸王自向篆所上古畜生皆能人語其說似得古人理致佛書於瑰奇之事皆言以福德神力現之至龍言象言金翅鳥言孔雀言獼猴言蛇言皆平序之不以爲奇知唐以前佛國多能與鳥獸言也人隔方域尚須譯知之則與鳥獸言雖由於習亦必由偏智元時麗江人麥宗通禽鳥語今黑龍江人能與四不像語雲南廣西口外人能與象語然所謂與語者意而已矣

塗樹

周禮野廬氏比道路宿息井樹周語單襄公謂列樹表道管子輕重丁輕重戊並云沐塗樹之枝無使男女相睹樹下談語超距八觀云食谷水巷鑿井場圃接樹木茂宮牆毀壞門戶不閉外內交通則男女之別無自而正矣則樹之沐枝宜知也子產

治鄭桃李垂街亦因鄭俗淫若陳道路不可知又無塗樹矣

禁徑踰

周禮野廬氏云禁野之橫行徑踰者修閭氏云國中禁徑踰者注云皆爲防姦也論語云濟臺滅明行不由徑蓋懷刑君子也禮祭義篇大戴禮曾子大孝篇呂氏春秋孝行覽俱云道而不徑卽孝子不服闇不登危之義離騷云彼堯舜之耿介兮既遵道而得路何桀紂之昌披兮夫惟捷徑以窘步漢書五行志中上云邪徑敗良田

梓人祭侯辭及逸詩

梓人祭侯之禮以酒脯醢其辭曰惟若甯侯毋或若汝不甯侯不屬於王所故抗而射汝強飲強食詒汝曾孫諸侯百福此在

周官爲攻說之祭故其辭例不諛於神不得以大全中鄙穢枝葉之語辨正之也周諸侯射以貍首爲節祭義載其詩曾孫侯氏四正具舉大夫君子凡以士庶小大莫處御於君所以燕以射則燕則譽注謂逸詩蓋四家詩不傳其文非不許禮記載之也詩譜云今無貍首者周衰諸侯並僭而去之孔子錄詩不得也爲禮樂之記者從後存之遂不得其次序其所以亡逸與僅存之故顯然明白方氏非之云鄭既以爲逸矣何又以曾孫當之乎是並不知逸爲何義又云曾孫之云拘拘事實古人甯屑爲此周公何以用之乎謂鄭乖刺此則周公之過鄭不任受矣

昏禮攝視議

儀禮士昏禮云主人爵弁纁裳緇袘從者畢元端乘墨車從車

二乘執燭前馬注云主人壻也墨車漆車也士而乘墨車攝盛也按周官巾車大夫乘墨車士乘棧車知昏禮所乘爲攝盛唐書車服志云三品以上子假綈冕五品以上子孫九品以上子假爵弁庶人昏假絳公服百官女嫁廟見攝母服明史輿服志云庶人婚許假九品服亦攝盛也

大清會典禮部昏禮云品官之子未受職者禮得視其父已受職者各從其品士昏禮得視九品官庶民輿服采飾均得視士是亦視九品官皆攝盛也儀衛云雜職乘馬而今皆四人舁轎則新壻四人舁轎合於經律禮謂之攝典謂之視無不合也休甯有雲南人作令者士人家借官轎迎新壻令遇於街笞壻二十壻本習儒遂棄家去不知所終按宋范公偁過庭錄云范忠宣尹洛有百姓意外爭鬬當得杖忠宣見其容貌循謹膚體素完準罰放出此百姓遂爲完人一鄉化之無爭鬬者蓋完人若是之難也王制有新昏不從政蓋寬假之宋史曹彬傳云知徐州日有吏犯罪既具案彬曰吾聞此人新娶婦若杖之其舅姑必以婦爲不利而朝夕笞罵之使不能自存遂緩其事輟耕錄云杭州行金玉府副總管羅國器字世業有匠人程限稽遲案具吏請決羅曰吾聞其新娶若責之舅姑必以爲新婦不利吾之餘不測繫焉姑置之後或再犯重懲治可耳李翀日聞錄楊瑀山居新語亦具此二事此令難與言經史亦不足與言曹范羅事論語有之仕而優則學

大清會典固作宦者所當時時檢讀也

景

詩衣錦褧衣禮引作衣錦尚絅儀禮作景皆以禪衣明透爲義說文云景光也絅急引也褧縪也詩曰衣錦褧衣示反古則褧褧如縐絺儀禮士昏禮云姆宵衣女從者被纁褵女純衣纁裳乘車加景衣注云景今文作憬宵如綃綺屬姆亦元衣以綃爲領緣禪也纁褵爲領假盛服也景之制葢如明衣加之以爲行道禦塵令衣鮮明也景亦明也賈疏云景不用布葢以禪縠爲之賈說非也褧爲明則必禪衣示反古則必用布其類褧者則曰縐絺惟葛麻異耳詩正義云葛細靡者縐也質細而纰縐皆不用縠知昏禮景用布者男子始冠緇布冠明女子昏禮加景亦布矣姆元衣女從者纁褵領則女景亦緇布也

酬賓賓辭

鄉飲酒禮鄉射禮燕禮大射儀主人酬賓皆坐祭遂飲薦禮大射儀坐祭時賓辭遂卒爵是亦坐飲也賓辭者注云辭其代君行酒不立飲注意以燕禮公爲賓舉旅有立卒爵之文賓欲主人酬時立飲少減其敬主人自以君命至重坐祭坐飲必致其常敬是兩美也敖繼公集說云賓見主人將飲故辭之葢欲卽受此觶不敢復煩更酌已如此急求飲者古人不應定爲禮法方氏讀之犁然有當於心申之云他處不辭坐啐坐飲鄭說爲非明矣敖氏說長也然則他處不求坐祭坐啐坐飲之爵敖說爲非益明矣鄭氏經熟也

以我安

鄉飲酒禮鄉射禮皆云請安於賓司正告於賓其辭不載以下請坐推之當直云請安而已燕禮大射儀司正命賓諸公卿大夫之辭云公曰以我安賓諸公卿大夫皆對曰諾敢不安燕禮注云君意殷勤欲留賓飲酒命卿大夫以我故安或亦其賓不主意於賓也解者謂注言不主意於賓蓋容本意或主於其所與燕者非注旨也燕禮記惟公與賓有俎注云主於燕其餘可以無俎則燕本主意於賓或君欲燕來聘之卿亦必以其來聘之大夫爲賓則是主於所與燕者而此辭言以我安則其意亦不主於所與燕者也燕禮有四有諸侯無事而燕者雖於燕命賓而實主意於公大射儀爲公祭與羣臣射雖命賓亦實主意於公故曰以我安酌君臣之分可通行之以爲禮辭使若賓當

以禮退而主人以燕好之意留之盡飲實爲賓叩之若不爲賓者以有實不爲賓之事爲之質故曰或亦其實不主意於賓鄭於禮學精故能下此語疏說非也方苞析疑則云以我安卿大夫謹戒好呶難爲禮辭故言安坐行酒耳不言諸公矛以煩之然則鄉飲酒請安亦是煩之而賓辭而後許其辭煩者何也其許煩者又何也此讀書不熟說此失彼者也

拾取矢

古人拾矢以紓人力且得以餘暇爲儀故亦拾射登以拾級以齊人事不使先後異至此制儀本意其不爲儀則不拾大射儀初射司射命三耦取弓矢於次注云取弓矢不拾者次中隱蔽處注云然者拾取矢儀當在再射三射其初射則鄉射爲有司

授弓矢此大射不言授而總衆弓矢楅皆適次下云初射既畢
司馬正始命設楅小臣師設楅司馬正以弓爲畢既設楅詳其
文則此時庭中無楅次中之楅上亦無矢注意嫌於次中亦拾
取故云次中隱蔽處不能設楅無所爲拾也經下再射取矢文
云命三耦各與其耦拾取矢明始拾也云皆袒決遂執弓右挾
之注言此命入次之事明入次止袒決遂執弓也云一耦出及
楅卻手覆手拾退釋弓矢於次脫決遂二耦拾亦如之司射作
射一耦揖升明拾在中庭既入次且釋弓矢脫決遂作射時但
決遂執弓矢以出次中不拾經義最爲顯白敖繼公者作集說
於經不能熟但務改正義云次中以命讓拾初射命取弓矢於
次下當有袒決遂拾取弓矢事文不具也方氏因之劫鄭云君
子不爲冥冥墮行次雖隱蔽不應不拾又引王昭禹言大司樂
詔諸侯以弓矢舞此禮命三耦取弓矢有儀欲設楅安矢於次
中而使三耦舞弓矢於隱蔽處其言猶鄙咎在務以大言說經
不肯省視經文

乏

說文正從止一以止也乏春秋傳曰反正爲乏皆於射用之正
者大射儀注云正亦鳥名齊魯之間名題肩曰正鳥之捷黠者
射之難中以中爲倩故射取名焉此與鵠取義同也乏者儀禮
鄉射大射謂之乏周官服不氏亦謂之乏射人則謂之容以皮
爲之告獲者以蔽矢在侯之北大射儀云設乏西十北十凡乏
用革鄉射禮云乏參侯道居侯黨之一西五步是設乏不至侯

處鄉射禮疏云乏者謂矢於此置乏不去此容又名乏之義反正爲乏則制字之義必兼之義乃足反正者設正北面乏亦北面人則在乏南特以爲容言射者當志正中正不當力乏中乏司射所命無射獲無獵獲是也陳祥道謂正北面乏南面皆向主人若乏南面向主人則堂北矣非也

士臣妾義

喪服緦麻三月章士爲庶母貴臣貴妾此皆士服傳曰士爲庶母何以緦也以名服也大夫以上爲庶母無服貴臣貴妾傳曰何以緦也以其貴也注則以庶母屬士貴臣貴妾屬大夫云貴臣貴妾謂公士大夫之君也貴臣室老士貴妾姪娣天子諸侯降其臣妾無服士卑無臣則士妾又賤不足殊有子則爲之緦無子則已按注言士卑無臣妾賤不足殊此說非也斬衰章公士大夫之衆臣爲其君布帶繩屨傳曰公卿大夫室老士貴臣其餘皆衆臣也君謂有地者也公卿大夫室老句也士貴臣句也士亦有食邑而注言室老家相也士邑宰也君嗣君也則讀傳室老士爲一句傳以緦麻三月章士有貴臣證斬衰章士之衆臣而注於斬衰章沒士之衆臣遂移緦麻三月章士之貴臣以與大夫聘禮大夫饔賓介衆介注亦以老爲室老大夫貴臣也士亦大夫之貴臣也其說畫一今檢特牲饋食記公有司門西北面東上私臣門東北面西上少牢饋食禮則謂之私人又謂之羣私人注云大夫言私人明不純臣也士言私臣明有君之道然則注自言士有君道喪服經則士有衆臣貴臣傳則士

有貴臣眾臣文至顯白注皆以屬大夫而特牲少牢一記一經終不能改之且貴臣貴妾經無大夫爲之文齊衰三月章大夫爲宗子舊君亦隔傳而同屬大夫此注何由奪士服以被之大夫也

升數

喪服傳云斬衰冠六升衰三升齊衰冠者沽功也齊衰大功冠其受也緦麻小功冠其衰也大功布九升小功布十一升緦者十五升抽其半有事其縷無事其布錫者十五升抽其半無事其縷有事其布說云衰三升有半其冠六升以其冠爲受受冠七升齊衰四升其冠七升以其冠爲受受冠八升總衰四升有半其冠八升大功八升若九升小功十升若十一升既夕記云冠六升衰三升閒傳云斬衰三升齊衰四升五升六升太功七升八升九升小功十升十一升十二升緦麻十五升去其半斬衰三升受以成布六升冠七升疏衰四升受以成布七升冠八升推排之當是斬衰冠六升齊衰冠七升大功冠九升小功冠十一升緦錫冠十五升斬衰大功之衰俱抽冠升之半小功緦錫則冠衰俱抽升之半五服十一等之衰與冠言縷則精粗不同言升則多少不同傳參互求之古布廣二尺二寸當今尺又三寸餘以二百四十粗縷爲經是三升也以六百稍治縷爲經是十五升抽其半升爲八十縷緇布經三十升冠二十四百縷近人或疑之案三十升之說是也升卽稷說文稷云布之八十縷爲稷史記孝景紀云令徒隸衣七稷布卽稷字是五百

六十縷爲粗惡也晏子春秋云十總之布一豆之食亦卽稷字是八百縷爲粗惡也緇布冠當有二千四百縷縷細布密若抽其半則似今之紗矣吳仁傑兩漢刊誤補遺言宋時織篾用六成至十五成成四十齒兩縷共一齒是八十縷爲成卽升卽稷也宋時十五成爲常麻布則三十升之緇布惟周時冕用之孔子亦以爲不儉孔安國以純絲易成本謂麻三十升難成也不必疑

特牲禮盥槃巾門內右壻義

特牲饋食禮云設洗於阼階東南又云尸盥匜水實於槃中簞巾在門內之右注云門內之右象洗在東統於門東西上凡向內以入爲左右向外以出爲左右又云尸入門左北面盥宗人授巾注云侍盥者執其器就之按注於此特發出入左右之義者以此禮左右異文同處故詳言之門內之右注以向外言門本向外有一定之制止就門言則門內門外之右皆在西尸入門左注以向內言人自有左右人內向入門則其左在西也注言門內之右象洗在東者師承古義洗在槃設槃匜於西故云象之若亦在東當言隨洗在東非象矣注統於門東西上定是門西東上唐以前轉寫之誤少牢饋食禮云設洗於阼階東南當東榮又云小祝設槃匜與簞巾於西階東又云尸入門左盥亦沃東槃匜西是特牲注當爲統於門西東上之證言統者統槃匜簞巾非統洗於槃也特牲注侍盥者執器就之謂自門西就西階下非自門東執器過庭就西階下下云尸至於階尸升

西階也如此則經注合門左右以出入各言注義亦明而諸經俱可通疏言陳盥在門右今尸入門左尸尊不就盥故槃匜巾等向門左就之是人與地不辨且盥於西而陳盥於東禮亦不順李如圭集釋言設尸盥在門右者據內向是沿誤字爲說不知門言內向外向者以人言之今經不言人入門右明言門內之右則止以地言之爲門內之西不可言門內之東士虞禮廟門外之右亦以地言之爲門外之西也

安車

曲禮大夫七十致事不得謝行役以婦人適四方乘安車注云安車坐乘若今小車正義云四馬之車立乘一馬之車坐乘拨婦人之車坐乘亦有御所謂進左手後右手不必是小車婦乘必以几尸乘必以几則安車乘亦必以几正義謂尸乘之几几案在式之上几上有幂君以羔皮而以虎緣之安車之几或是乘以升車者若几設式上則是立乘不安也又以鄭注小車爲一馬車亦非也尚書大傳云古之帝王必有命民得命然後得乘飾車駢馬未有命者木車單馬則大夫不乘單馬車明矣鄭注小車若漢書車千秋得乘小車入宮殿及後漢輿服志小使車不立乘即後擔子又小車或是衣車之誤詩云淇水湯湯漸車帷裳巾車云安車彫面鷖總有容蓋

泰山之側爲魯林義

禮檀弓云孔子過泰山側有婦人哭於墓者而哀新序云孔子北之山戎有婦人哭於路其哭甚哀此路蓋經泰山西今泰山

西桃峪上源有老虎窩猛虎溝云是當日遺迹論衡遭虎篇云孔子行魯林中定賢篇云魯林中哭婦俱稱林中者殆齊配林之類詩泰山巖巖魯邦所詹魯至泰山得祭泰山故季氏亦旅之亦有配林續漢志注引盧植禮器齊配林注云小山林麓配泰山者公羊成十七年何休注作蓼林

月令民工

月令仲春之月耕者少舍乃修闔扇寢廟畢備毋作大事以妨農之事孟秋之月修宮室坏垣補牆補城郭仲秋之月築城郭建都邑蓋秦時役民之制與古不同注者應敷暢厥旨注云舍止也因蟄蟲啟戶耕者少閒而治門戶也呂氏春秋高注以爲書仲春厥民析少舍爲皆出在野少在都邑比古今政俗而同之然則月令何以云修闔扇寢廟畢備乎於古通而呂文室矣據少於古語爲小謂小小閒止耳古人正言多少之少則謂之鮮且少在都邑語亦不辭月令命農勉作毋休於都在孟夏之月

仲夏黍

月令仲夏農乃登黍天子乃以雛嘗黍鄭注云此嘗雛而云以嘗黍不以牲主穀正義云如鄭此言則黍非新成直取舊黍蔡氏以爲此時黍新熟今蟬鳴黍是也非鄭義也爾雅翼云爲鄭說者以爲舊黍若非新黍何得言登且冬食黍數月豈待今而後嘗按鄭說是也夏小正云五月初昏大火中種黍菽書正義引考靈曜云火昏中可種黍說文云以大暑種故謂之黍黍以五月種七月刈五月登嘗者卽嘉種也今鄜陵亦有早黍曰奪

麥場三四月種與麥同收考靈曜云日中星鳥可以種稷孟春正義而大傳云張中種黍稷應卽此黍蔡陳留人自又別見早黍耳

月生於西

禮器云大明生於東月生於西注大明日也禮又云君西酌犧象夫人東酌罍尊注象日出東方而西行月出西方而東行此注西酌東酌之義非注生東生西之義案祭義云日出於東月生於西陰陽長短終始相巡大戴禮誥志云虞史伯夷曰明孟也幽幼也明幽雌雄也雌雄迭興而順至正之統也日歸於西起明於東月歸於東起明於西此月生於西之義也詩日月篇日居月諸出自東方傳云日始月盛皆出東方東方之日篇東方之月傳云月盛於東方此出東方之義也天保篇如月之恒傳云恒弦箋云月上弦而就盈正義云日月在朔交會俱右行於天日遲月疾從朔而分至三日月去日已當一次始死魄而出漸漸遠日而月光稍長八日九日大率月體正半昏而中似弓之張而弦直謂上弦後漸進至十五十六日月體滿與日正相當謂之望言體滿而相望後漸虧至二十三二十四日亦正半謂之下弦從此後漸虧至晦按弦以前月見於西明亦在西望以後月見於東明亦在東素問四氣調神大論云天明則日月不明言天以明予日月禮月令正義引京房云月與星辰陰者也有形無光日照之乃有光先師以爲日似彈丸月似鏡體或以爲月亦似彈丸日照處則明不照處則闇沈括筆談云以粉塗丸之半半黑半白轉側觀之本京房義公羊傳莊二十五

年注云月者土地之精也上繫於天則以日月爲天淮南子天文訓云火氣之精者爲日水氣之精者爲月日月之淫爲精者爲星則以日月爲水火專精二說皆言月不假日光

禮器大饗

禮器大饗其王事與一節與覲禮事多合又見郊特牲賓入大門而奏肆夏至東帛加璧往德也多與此同彼爲燕饗之義鄭注此節云大饗謂大祫也內金先設金從革性和又金炤物故云見情金有兩義先入後設肆夏當爲陔夏正義云以內金和庭實知非饗賓饗賓時無此庭實也案郊特牲云以鐘次之以和居參之也鄭注云鐘金也獻金爲作器鐘其大者以金參居庭實之閒示和也卽禮器內金示和及金次之見情之事然則鄭定禮器文爲祫祭者必不由內金和庭實生義正義益失之鄭知爲祫者以禮器文上下所說皆祭事又秋官職金云旅上帝則共其金版饗諸侯亦如之與此二文鄭義合也

婚禮樂賀

郊特牲云昏禮不用樂幽陰之義也樂陽氣也曾子問云娶婦之家三日不舉樂思嗣親也言三日不舉樂則其家必能日舉樂者且關雎之詩云琴瑟友之鐘鼓樂之車舝之詩云式歌且舞則用樂古有之也婚禮不賀人之序也而曲禮云爲酒食以召鄉黨僚友以厚其別也若不賀者何以赴召乎但王侯不以賀婚禮爲邦交若晉之少姜耳曲禮又云賀辭曰聞子有客使某羞詩云式飲庶幾而漢書宣帝紀五鳳二年詔云今郡國二

千石擅爲奇葠民家娶不得具酒食相賀召由是廢鄉黨之
禮使民無所樂周書崔猷傳云時昏姻禮廢嫁娶之辰多舉音
樂猷又請禁斷事亦施行均之妄人也已矣

紟纓

內則婦事舅姑紟纓注云紟猶結也婦人有纓示繫屬也按說
文云頸飾也嬰頸飾也纓冠系也紟衣系也冠系亦在頸垂
於下爲飾所謂冠綏雙止婦人之纓由頸交於胸所謂親結其
褵也男纓亦曰綏女纓亦曰褵纓與嬰字通用荀子富國篇云
處女纓寶珠言頸飾綴珠也釋名云纓者自上而繫於頸也嬰
兒者胸前曰嬰抱之嬰前乳養之是嬰頸飾至胸婦人乳子者
猶有纓是纓爲婦人常飾也爾雅釋器云婦人之褘謂之縭縭
綏也注云卽今之香纓也邶交絡帶繫於體郭意以褘通幃爲
囊則香囊可爲香纓甚不然也纓是系但有綏垂之縭如采菽
絺縭維之亦維繫東山親結其縭傳云母施衿結帨卽親紟其
纓不應是香囊後代或繫香囊於上耳古佩草木香非必囊盛
內則云男女未冠笄紟纓皆佩容臭注云臭香物以纓佩之爲
迫尊者紟小使亦云別具香物綴纓上非卽纓也男未冠紟纓
婦女皆紟纓曲禮云女子許嫁纓者不佩容臭以佩容臭是未
笄女子之纓也知容臭佩於纓下者內則婦事舅姑列左右佩
了更言紟纓未笄女子則言紟纓了更言佩容臭知容臭與纓
別一物也曲禮正義言婦人纓有二一時一是少時常佩香纓二
是許嫁時纓其說非也香纓晉人之名不得以紟纓佩容臭當

之許嫁時即昏禮主人親脫之纓明日夙興又著也陳祥道禮書云許嫁之纓既嫁夫脫之無所復用其言可駁士昏禮主人脫服於房亦將無所復用明日遂祼程子方氏云婦事舅姑紿纓在左右佩之下則謂容臭之纓是矣案子佩左右金燧木燧止下云紿纓綦子言止下云幅屨著綦婦佩亦左右金燧木燧止下云紿纓綦子言偪膝婦言飾則未冠笄男女言紿纓皆佩容臭今以紿纓爲容臭之佩對文言之將使子佩幅屨矣且容臭未笄之佩好說經曾不省視經文最害事也

玉藻元端

玉藻云天子龍卷以祭元端而朝日聽朔皮弁以視朝以食元端而居諸侯元端以祭裨冕以朝以食皮弁以聽朔注言天子朔日聽朔諸侯祭之元端端當作冕字之誤也元衣而冕冕之下正義云皮弁尊次裨冕次元端聽朔大視朔小故知端當爲冕然司服元冕衣無章裳獨者亦祭羣小祀之服曾不及裨冕疑此元端是元衮司服注云凡冕服元衣纁裳與瑞祀日月在山川上朝日又在祀日上以冕冕祀山川上推之朝日當衮冕聽朔自先王廟出亦應衮冕上云龍衮繼之云元端則此元端既是元衮不煩改字卽奕詩元衮天子得有之也宋方慤云元加冕爲祭服元加冠爲燕服以別於下元端而居之元端

樂記

樂書子貢問樂吾子自執焉下樂記換簡失其次鄭注所定與史同今讀六成復綴以崇天子爲句是王肅義魯世家云周公

把大鉞召公把小鉞以夾武王釁社告紂之罪於天及殷民卽下所云夾振之而驅伐盛威於中國之象

雜記笄

雜記云女雖未許嫁年二十而笄禮之婦人執其禮燕則髽首注云禮之酌以成之也言婦人執其禮明非許嫁之笄旣笄之後去之髽首猶若女有髽紒也正義云女子十五許嫁而笄則主婦及女賓爲笄禮主婦爲之著笄女賓以禮接之若未許嫁至二十而笄則婦人禮之無主婦女賓不備儀也此禮之變也方氏非之云婦人卽主婦女賓重在執禮二字欲早責以成人之道此直以語錄時文家法言之謂重在執禮二字則刺之無刺不知此文正重在執其禮其字其禮者主婦女賓之禮卽上句禮之言此禮之之禮使婦人執之耳不正備物憫其失時非責之也聖人制禮以仁萬民非司空城旦書也

禘天祖

禘有數名鄭君讀經熟故能析言之宗廟禘祭王字諸侯同之所謂禮不王不禘者郊禘也韋元成云禮不王不禘王者禘其祖之所自出以其祖配之言始受命而王祭天以其祖配而不爲立廟祭法有虞氏禘黃帝而郊嚳祖顓頊而宗堯夏后氏禘黃帝而郊鯀祖顓頊而宗禹殷人禘嚳而郊稷祖文王而宗武王此所云禘郊祖宗皆配天之名魯語展禽言有虞氏郊堯而宗舜則商均以後祭天之禮喪服小記大傳云王者禘其祖之所自出以其祖配之此所謂禘

則祭法之郊也祖稷也所自出感生帝也至唐趙匡黎幹以祖
所自出爲祖之祖夫祖之祖正所謂祖也豈得名之曰所自出
鄭云凡大祭曰禘如圜丘曰禘宗廟之祭亦有禘大司樂夏至
澤中之方邱亦曰禘則大傳單舉孟春祭感生帝若後世禮言
大祀也祭法正言禘者周冬至圜丘祭北辰曜魄寶以帝嚳配
所謂禘也正言郊者周三月兆祭感生帝靈威仰於南郊以后
稷配四月春分日將長故三月迎長日人生於寅故祭祖所自
出大報天反始因祈穀於靈威仰后稷所謂郊也亦禘也圜丘
者爾雅云絕高爲之京非人爲之邱禮器云先王之制禮爲高
必因邱陵祭曜魄寶之邱也郊者郊特牲云埽地而祭無邱亦
不圜也此外有泰壇有明堂泰壇者周四月築壇大雩靈威仰

赤熛怒含樞紐白招拒叶光紀於南郊旁明堂者周十一月大
享五帝於明堂泰壇明堂五帝皆文王配所謂祖也五人帝太
皞炎帝黃帝少皞顓頊皆武王配所謂宗也單言之則祖亦曰
宗故孝經云宗祀文王於明堂猶單言郊亦曰禘故大傳云禘
其祖之所自出也立春兆祭靈威仰於東郊太皞文武配立夏
兆祭赤熛怒於南郊炎帝文武配季夏兆祭含樞紐於南郊黃
帝文武配立秋兆祭白招拒於西郊少昊文武配立冬兆祭叶
光紀於北郊顓頊文武配此周禮也虞夏殷以此推之若以禘
郊祖宗爲宗廟之祀則有虞氏豈得郊堯宗堯是知違經背鄭
無一是者也喪服小記云王者禘其祖之所自出以其祖配之
而立四廟庶子王亦如之此言王者祭感生帝故下云別子爲

祖繼別爲宗大傳下云諸侯及其太祖又云別子爲祖繼別爲
宗言非王 其惟祭感生帝下之別子爲祖不敢祖天子以配
天也此外又有魯禘宋禘魯郊晉郊雜見記文又有宗廟禘嘗
吉禘與禘天不同鄭皆一一爲說靈威仰五名古謂之五府曜
魄寶六名亦曰文祖如後人稱陛下稱朝廷就上帝五帝所臨
之府稱之不敢斥言帝秦漢拜太一立五畤其遺法也鄭詳考
周禮而俗儒王肅等非之黎幹趙匡又爲異說按制度代有不
同後世不用周禮不須强引周書何必追改周文惑亂古經也

周祀先公

中庸云周公追王太王王季上祀先公以天子之禮檢司服云
享先王則衮冕享先公則鷩冕守祧云守先王先公之廟祧其

廟則有司修除之其祧則守祧黝堊之葢周七廟據祭法親廟
四周公之時文王武王皆已王故追王太王王季以足親廟四
之數其在二祧則先公也諸侯有壇墠無祧有禱焉始祭故曰
上祀是天子之禮天保云祠烝嘗于公先王是祀先公之事
也中庸言斯禮達於諸侯大夫及士庶人者言天子祭以天子
之禮故子爲士祭以士子爲大夫祭以大夫明子爲諸侯亦祭
以諸侯子爲庶人亦祭以庶人故曰達也

禘嘗之義解

中庸郊社之禮所以事上帝也宗廟之禮所以祀乎其先也明
乎郊社之禮禘嘗之義治國其如示諸掌乎注云序爵辨賢尊
尊親親治國之要是解禘嘗之義所以治國接經於郊社之禮

不變文而宗廟之禮變言禘嘗之義仲尼燕居篇則郊社之義所以仁鬼神也嘗禘之禮所以仁昭穆也明乎郊社之義嘗禘之禮治國其如指諸掌而已乎彼篇縱言禮故言郊社之義此篇連上言武王周公之孝故深求禘嘗之義論語知禘說者之於天下如視諸掌與此經同恉所謂說者義也宗廟變言禘嘗則此禘偏就宗廟言之所謂禘者卽上云宗廟之禮所以序昭穆也張純言禘諦諟昭穆尊卑是也劉向說苑修文云審諦其德而差優劣此儒生夸張其言也注言序爵辨賢尊尊親親止言嘗義蓋夏殷祫禘嘗烝周則祠禴嘗烝以禘爲廟祭吉禮之始故云宗廟之禮所以序昭穆是禘義大也楚語云日月會於龍龍豬國於是乎烝嘗家於是乎嘗祀百姓夫婦擇其令辰以昭

祀其先祖於是乎合州鄉朋友婚姻比兄弟戚弭百苛妗讒慝合嘉好結親暱億上下以申固其姓上所以教民虔也下所以昭事上也是嘗大也禘主於上嘗通於上下其義之見經傳者如此祭統云祭有四時夏禘陽之盛發爵賜服秋嘗陰之盛發秋政禘嘗之義大矣治國之本也明其義者君能其事者臣議者所以濟志也其云周賜魯重祭外祭郊社內祭大嘗禘蓋祭統所言非周禮也（豬丁候反當近嘗音）

自周有終

禮緇衣言君子溺於口口費而煩易出難悔引尹吉云惟尹躬天見於西邑夏自周有終相亦惟終注云吉當爲告天當爲先自周有終爲以忠信自終以周爲忠信者魯語叔孫穆子引詩

諏謀詢度咨於周解之曰忠信爲周是古訓也枚古文采入太甲其傳亦曰周忠信也王柏作書疑乃曰周非忠信乃是一箇君字籀體與周字相似按魯語緇衣皆可置之不問至枚文自集自注者亦欲改之則王柏之學可知矣

致知在格物

大學欲誠其意者先致其知致知在格物物格而后知至知至而后意誠注云知謂知善惡吉凶之所終始也格來也物猶事也其知於善深則來善事其知於惡深則來惡事言事緣人所好來也此致或爲至即物有本末事有終始之義本在意誠故曰其本亂而末治者否矣其所厚者薄而其所薄者厚未之有也此謂知本此謂知之至也所謂誠其意者毋自欺也其語至爲顯白大學本漢時詩書博士所雜集後人誦之不熟乃始有紛紛之論至塗塡其文深沒其誠意之義宋人改之謂是曾子撰明人改之謂是子思居衛撰又謂其說出於賈逵使曾子子思賈逵沒世後又增一篇文字爲尤妄也

中庸大學

戴記有中庸大學二篇元明人不錄其文乃爲之辭曰程朱已拔出之其不遜如此按史記孔子世家云伋字子思年六十二嘗困於宋子思作中庸禮中庸正義引鄭目錄云名曰中庸者以其記中和之爲用也庸用也孔子之孫子思伋作之以昭明聖祖之德此於別錄屬通論按中庸釋文一本載山嶽而不重今云載華嶽而不重爾雅釋山云河南華河西嶽不是子思之

文當是西漢博士所改也至大學則無有能知其作者姓名鄭目錄云名曰大學者以其記博學可以爲政也此於別錄屬通論蓋東漢時已不得作者姓名

五經正義

唐五經正義本名義贊止百餘篇後刊定乃詔名正義書詩左傳用劉焯劉炫禮記用皇侃其中復有刪理補修詳審永徽中又考正增損始成書人或非賢職又不舉禮注引詩異於毛者正義云鄭君注禮時未得毛詩詩生民傳云合馨香也正義云郊特牲文馨爲膻鄭注膻當作馨字之誤也當毛時未誤故讀彼從此是皇劉各解今既合爲一書孔穎達等不曾詳審也詩般正義引鄭注禹貢云九河周時齊桓公塞之同爲一不知所出何書其并爲一不知并從何書禹貢正義引春秋保乾圖云移河爲界在齊呂塡閼八流以自廣春秋僖四年正義引中候云齊桓霸遏八流以自廣（中候保乾圖並云齊以自廣則是并從最西北一支詩汝墳正義引左傳衡流而彷徉爲句春秋哀十七年正義讀方羊裔焉爲句是二劉先不自詳審孔穎達等亦不曾詳審也書舜典鞭作官刑正義云大隋造律始除之武成罔有敵於我師正義云史臣敘事得稱我者猶如今文章之士皆云我大隋耳呂刑宮辟疑赦正義云大隋造律除宮刑是孔穎達等兩奉唐敕考定詳審而於其書不曾寓目然則正義雖是佳書而作奏之工乃葛龔力也

皇清經解續編卷八百四十一終

海甯蔣廷黻
善化劉鉅校

癸巳存稿三　黟俞正燮理初著

公羊春秋克段義

公羊不見國史其說春秋以其臆比例推測之亦能自窮其趣何休及見左傳而依違之解公羊多不能通鄭伯克段于鄢傳云毋欲立之已殺之如勿與而已矣不稱弟當國也其地何當國也按隱四年衛州吁莊九年齊小白傳俱云曷以爲國氏當國也昭公二十二年王猛傳云當國也二十三年天王傳云著有天子也史記魯周公世家云踐阼代成王攝行政當國燕召公世家云周公攝政當國踐阼管蔡世家云周公代成王治當國宋微子世家云周公代行政當國則當國乃爲君而未成君

之辭以三事推公羊說鄫之意正言莊公從母之欲立段爲鄫君而又殺之則不如不與之鄫其時穀梁傳亦說克爲殺且爲之私計曰宜緩追逸賊是二傳臆造其事與國史全異而意主忠厚何休見左傳乃沒公羊之意而爲之說曰母欲立之而已殺之不如使執政大夫誅之陰險可畏實則比附左傳石碏殺州吁之事當國則同衞無君鄭有君其事不同此解公羊而失誼者也

單伯

春秋莊元年夏單伯送王姬秋築王姬之館於外注云天子卿單宋伯爵王將嫁女於齊命魯爲主故送不稱使十四年夏單伯會伐宋齊請師於周也十二月單伯會齊侯宋公衞侯鄭伯

于鄄文十四年冬單伯如齊齊人執單伯十五年六月單伯至自齊王使單伯爲魯請子叔姬故書執書至國史所載如僖二十四年鄭執王使伯服游孫伯也公羊穀梁謂是魯大夫之命乎天子者故不名隱桓之時不聞此卿僖公時又無之宣公後又絕無單氏仕魯者公穀不見魯國史多爲擬度之詞疣贅滿行左氏出其事定矣後人乃復欲擬議揣測爲三傳折衷以滑汏之文虛與委蛇如污吏慮囚以意判斷也者尤不可訓也

魚軒

左傳閔公二年齊桓公歸衞文公夫人魚軒注云以魚皮爲飾或曰馬二目白魚見爾雅蓋歸以車與馬案軒者說文云曲輈藩車是曲轅輜軿也衣車應有飾魚皮卽今牛魚皮詩采薇云

象弭魚服采芑云簟茀魚服傳亦以爲魚皮則牛魚皮已久入用二詩魚服疑亦車飾其上下俱言車馬也陸璣詩疏云魚獸似豬東海有之一名魚貍其皮背上斑文腹下純青以爲弓鞬步戰今牛魚

虞號脣齒義

虞在今平陸之東北號在今陝州之東南以地形言晉在北虞在西南號在南三國爲鄰號又包於虞之南自晉之號道不由虞晉人伐號假道於虞者繞道行師如晉荀吳滅肥假道於鮮虞虞金人伐宋假道於夏也宮之奇曰號虞之表也乃輔車相依脣亡齒寒之謂蓋虞本與晉鄰若晉舉號則晉又出於虞之表而北東南三面包虞在虞爲脣亡齒寒又晉師好行國中虞不能爲備故舉虞甚易

達心而懦

穀梁傳荀息云宮之奇達心而懦達心則其言略懦則不能強諫文選注引韓詩云何謂素餐素者質也人但有質樸而無治民之材名曰素餐尸祿者頗有所知善惡不言默然不語苟欲得祿而已譬如尸矣其所謂素者近於懦尸則達心而不忠矣韓非備內云守法之臣爲釜鬲之行則法獨明於胷中而已亡徵云早見而心柔懊知有可斷而弗敢行者可亡也

魯二女

僖公十四年夏六月季姬及鄫子遇于防使鄫子來朝左傳云鄫季姬來甯公怒止之以鄫子之不朝也夏遇於防而使來朝

十五年九月季姬歸于鄫注云來甯不書此書者以明中絶十
六年夏四月丙申鄫季姬卒十二月諸侯會于淮左傳云謀鄫
且東略也城鄫役人病有夜登邱而呼曰齊有亂不果城而還
注云鄫爲淮夷所病故十九年夏六月宋公曹人邾人盟于曹
南鄫子會盟于邾己酉邾人執鄫子用之左傳云宋公使邾文
公用鄫子於次睢之社欲以屬東夷此皆國史正文欲屬東夷
者以齊桓謀鄫而東略又城鄫東夷與鄫爲讎故殺鄫子以媚
之此宋襄之悖季姬蓋僖公姑姊妹鄫弱爲魯姻
親魯不恤鄫又欺陵之挾一女子使來朝己終不救其厄僖公
非也公羊傳云遇防內辭也非使來朝使來請己也注云魯不
防正其女乃使要遮鄫子淫佚使來請己與禽獸無異用鄫子

公羊傳云叩其鼻以血社也注云魯本許嫁女於邾婁季姬淫
佚使鄫子請己而許之二國交憤襄公爲此盟欲和解之既會
反爲邾婁所欺執用鄫子恥辱加于宋故沒襄公不書而地以
邾婁者深爲襄公諱使若自就邾婁爲所執此漢時街談巷語
道聽塗說者之所造穀梁傳云來朝者來請己也注云魯女無
故遠會諸侯遂得淫通此亦事之不然左氏之說近得人情蓋
公羊穀梁不見國史不足深怪季姬蓋老矣遭家不造爲古貴
婦人之失勢者不料漢人恕己度人好言古女淫佚也葉夢得
則云公羊言奔爲己甚證以左傳子南之事當爲擇配胡安國
遂云僖公愛女使自擇配此二人喜創新義實襲何休說也請
得質之擇必二人此遇防指遇鄫子何名爲擇義不通也方苞

云內女適人者繫國此云季姬未繫諸國則女而非婦又請質之文公十二年正月杞伯來朝二月子叔姬卒左傳云杞桓公來朝請絕叔姬叔姬卒不言杞絕也書叔姬言非女也則此不言鄫中絕也豈得以老婦爲女或曰公穀謂彼叔姬爲公母弟許嫁則卒之則此季姬亦女而會鄫子非擇配而何又請質之使女擇配則防地不曾爲致二君聽女淫佚則春秋之法公子出境重至帥師非君命不書非告廟不書淫佚有何喜慶而命之策命告之祖宗固知瞽儒穢言無一可通者此一事也又有文公時子叔姬之事文公十四年冬單伯如齊齊人執單伯至自齊十有八執子叔姬十五年春季孫行父如晉六月單伯至自齊十有二月齊人來歸子叔姬左傳云子叔姬妃齊昭公生舍十四年五月昭公卒舍卽位七月商人弑舍九月來告書於經魯襄仲使請於周請以王寵求昭姬於齊曰殺其子焉用其母請受而罪之此如魯宣公弑惡與視則以嫡母哀姜還齊也傳又云冬單伯如齊請子叔姬齊人執之又執子叔姬注云不稱夫人自魯錄之父母辭也十五年左傳云季文子如晉爲單伯與子叔姬故也齊人許單伯請而赦之使來致命書曰單伯至自齊貴之也齊人來歸子叔姬王故也此國史事實也十四年公羊傳云單伯之罪何道淫也惡乎淫淫乎子叔姬穀梁傳云單伯淫於齊齊人執之十五年公羊傳云其言來何閔之也有罪何閔父母之於子雖有罪猶若其不欲服罪然穀梁傳云其曰子叔姬貴之也其言來歸何也父母之於子雖有罪猶欲其免也此

二傳不見國史望文生義公羊又不視春秋正文五月齊昭卒七月舍弒冬初何得有娶夫人之事而謂有送女道淫之單伯方苞則謂姬舍所聘至齊而舍弒故不稱君夫人請得質之五月乙亥齊昭公卒七月乙卯而舍弒四十一日中安得聘娶若聘於五月乙亥以前齊魯鄰邦又不應舍弒後至也其說於三傳無所附且所謂不稱君夫人者必指春秋魯女嫁諸侯者春秋十二公無稱某國君夫人之文舍正經國史又無小說短書野文單辭隻字可據而自出心裁是亦不可以已乎是故文十二年子叔姬者毋聲姜哀錄之聲姜十六年始薨也文十四年子叔姬者父文公錄收之然則僖十四年之季姬非僖公子亦明矣以二女爲妄人所誣故爲證明之

葵邱之會

齊桓葵邱之會左傳穀梁皆以爲盛桓公招攜以禮懷遠以德天下賜胙下拜登受甚盛節也宰孔以桓定太子思敗齊業教晉侯勿會齊蓋其時桓亦老矣公羊傳則云葵邱之會桓公震而矜之叛者九國可謂誣矣孔子曰齊桓公正而不譎又曰管仲相桓公霸諸侯一匡天下民到於今受其賜微管仲吾其被髮左衽矣又曰管仲相桓公九合諸侯不以兵車如其仁如其仁而治春秋者謂桓爲罪魁與孔子之義相反以注孔書固非宜耳

太上

左傳云太上以德撫民其次親親以相及也又太上有立德其

次有立功其次有立言周書武紀解云太上敬而復其次欲而得穀梁傳云太上故不名也禮記云太上貴德其次務施報大戴禮云太上樂善其次安之其次亦能自强又太上不生惡其次而能夙絕之其下復而能改也又此太上之不論不議也六韜文啟云太上因之其次化之管子法法云太上以制制度其次失而能追之老子云太上下知有之其次親而譽之其次畏之其次侮之晏子春秋云太上廢散我又太上之廢弊也子華子云太上違世其次違人墨子云太上無敗其次敗而有以成韓非子云太上禁其心其次禁其言其次禁其事又爲太上士不設賞爲天下士不設刑尉繚子云太上神化其次因物其下無奪民時侵民財又云太上無過其次補過魏策云太上伐秦其次賓秦其次堅約而詳講呂氏春秋云太上知之其次知其不知又太上先勝又太上以志其次以事又太上知始其次知終其次知中又太上以義其次以賞罰又太上反諸己其次求諸人淮南子云太上神化其次使不得非又太上曰我其性與其次曰徵彼其如此乎又治身太上養神其次養形治國太上養化其次正法又太上之道生萬物而不有史記云太上修德其次修政其次修教又云其太上計破秦其次必長賓之燕策作夫上計則劉向序言多誤字者是也漢書司馬遷傳云太上不辱先其次不辱身淮南王傳云欲以親戚之意望於太上匡衡傳云太上者民之父母又王褒云刺史見太上聖明又班固辟雍詩云於赫太上漢武內傳云王母曰太上之藥

謹案禮記鄭注云太上謂帝皇之世大戴盧辨注云太上德之最上者又云太上謂五帝之世文選注引老子河上公注云太上謂太古無名之君辨正論引梁承聖解五千文云太上謂三皇至五龍也其次謂伏羲以下則上德上古二義並行以與其次連文其單言太上者則爲至尊穀梁太上謂天王晏子太上民謂君漢書太上淮南王傳注如淳注云天子也匡衡傳注師古云居尊上之位也蓋太上者於人爲至尊於德爲至美於事爲至當於時爲至古

魯出姜不稱氏

春秋文四年逆婦姜於齊左傳稽之國史逆婦姜卿不行貴聘而賤逆之不言氏闕文爛脫曰婦者注云有姑之辭也公羊傳則云略之也高子曰娶乎大夫略之也穀梁傳云其曰婦姜爲其成禮乎齊也其逆之者誰也親逆而稱婦或者公與何其速婦之也曰公也其不言公何也非成禮於齊也曰婦有姑之辭也其不言氏何也貶之也何爲貶之也夫人與有貶也蓋二家不見國史爲揣摩之言而穀梁又自爲二說其不言公何也非成禮於齊也曰婦有姑之辭也十九字乃同經家別一師說言速婦之因成禮於齊則必公親迎何爲速婦之也然則非成禮於齊也曰婦有姑之辭也與宣元年同也傳者使其文參錯於不言氏之上耳誠使公逆則親迎之夕必當成禮乎齊春秋不宜譏貶之且入室之後其配與否非書策者所宜問反覆推之速婦之貶於經義無可通者穀梁文亦自悟

其非

杞子叔姬

文公十二年正月杞伯來朝二月庚子子叔姬卒左傳云杞桓公來朝始朝公也且請絕叔姬而無絕昏公許之二月叔姬卒不言杞絕也書叔姬言非女也公羊傳云此未適人何以卒許嫁矣其稱子貴之母弟也穀梁傳云子叔姬貴也公之母姊妹也許嫁以卒之也是三家春秋本皆有文十二年二月庚子子叔姬卒唐有啖助者曰吾能非左傳不檢公羊穀梁之文意謂獨左傳有之則曰左傳大誤當在成八年誤置此耳成公時叔姬非子叔姬也凡經學非一人所能盡故必旁徵眾說亦必古人所傳謂有三代緒言在也唐人何所得無根之談亦欲自得

爲一說春秋以左傳爲正公羊穀梁苦於不知耳唐以後知而故爲之此聖經之纍不可謂之爲說也

左傳引諺解

左傳宣十一年楚子滅陳申叔時曰抑人亦有言曰牽牛以蹊人之田而奪之牛王曰反之申叔時曰吾儕小人所謂取諸其懷而與之也二語皆市井之諺左氏文之耳前稱抑人亦有言曰繼稱吾儕小人所謂皆說文所云諺傳言也謂俗間所常談異其文者文辭以相避爲工杜注云謙言小人意淺其文無謙義

鄙我亡也

左傳宣公十四年楚聘齊不假道於宋聘晉不假道於鄭宋曰是侵我鄙我亡也

鄫我亡也伐我亦亡也殺楚使楚乃伐宋鄫我亡也杜云以我比其邊鄫是與亡國同非也楚志在伐宋鄭故以邊鄫比宋鄭冀其不受以爲兵端宋言鄫我則終必見亡不如先殺之鄫鄭未伐鄭者以有宋師宋鄭亦終忌之成公十八年宋西鉏吾曰大國無厭鄫我猶慊襄公八年鄭欲待晉曰親我無成鄫我是欲不可從也不如待晉二國皆治數楚此事

下大夫

王制云諸侯之上大夫卿周禮王官卽如此王制又云小國之卿中當大國之上大夫下當其下大夫本左傳成三年臧宣伯語則上大夫在卿之外鄭子產數游楚曰駟黑上大夫及駟黑與六卿盟稱七子則曰干君之位是上大夫非卿而下大夫中又有上大夫也魯陽虎爲季氏臣饋孔子豚孟子云大夫有賜於士則陽虎大夫也檀弓陳子車有家大夫亦家臣之大夫也魯大夫申豐季氏臣也成大夫公弥朝孟氏臣也衞大夫僕公叔氏臣左傳僖二十八年云王叔之宰與伯輿之大夫昭七年云孟僖子召其大夫此皆家臣之大夫下大夫中之下者也後世以朝官兼幕僚始於東漢末攬兵奏署所謂表爲者是也春秋時已有其事

召伯氏洩氏堵氏洩堵氏說

左傳襄公二十九年士匄來聘射者公臣公巫召伯氏也仲字也一人也顏氏也莊叔諡字也一人也唐韻魯有仲顏莊叔以仲顏爲氏春秋大事表列國

官制魯遺公巫姓氏表魯遺召伯氏均失其讀又僖公二十年
鄭公子士洩堵寇帥師入滑注云公子士鄭文公子洩堵寇鄭
大夫二十四年鄭公子士洩堵俞彌帥師伐滑注云堵俞彌鄭
大夫注葢失其讀俞彌卽寇也公子士詳宣三年不得謂之士
洩葢鄭有洩氏洩駕是也有堵氏堵女父是也有洩堵氏洩堵
俞彌是也

晉復陶楚復陶說

左傳襄公三十年晉趙孟與絳縣老人田使爲君復陶以爲絳
縣師使爲君者使人傳君命也復者賜復之復陶音皋陶之繇
通陶爲繇言增其田以君命復其繇役而仕之爲絳縣師注云
復陶主衣服之官正義云注以昭十二年傳知之按昭十二年

楚子皮冠秦復陶翠被注云以翠毛爲被此分句下注之弊也
復陶翠被止是一名陶爲陶復陶穴之陶復陶卽被復陶之被
以翠爲之風雨時所被如復陶在上今所謂斗被也故下云王
去冠被不云去復陶杜不當引此爲晉復陶注且質言之爲主
衣服官絶無典據又旣主君衣服何能出爲絳縣師也六帖云
尙衣監曰復陶又曰陶正可云杜撰矣

左傳末疾

左傳昭元年云風淫末疾有二義賈逵以末疾爲首疾服虔云
末疾頭眩按逸周書武順解云左右手各握五左右足各履五
曰四枝元首曰末五五二十五曰元卒則以末爲首古人謂足
曰跟曰底曰胝皆以在下爲根柢故可以首爲末故曰末疾頭

眩也一說杜預云末疾四肢緩急按禮樂記奮末廣賁之音注云奮末動使四支素問繆刺論云布於四末管子內業篇云氣不通於四末是末疾四肢緩急也

女陽物而晦時

左傳昭元年云女陽物而晦時六字俱詳本傳此語乃綜其義女者上云近女也陽者上云六氣陽正義引先儒云陽金燥也物者上云物亦如之注云物事也晦者上云六氣晦正義引先儒晦爲水謂昏黑也時者上云君子有四時夜以安身也言近女爲金燥之事在晦亦當順安身之時不可過干過干則燥爲內熱晦爲惑蠱杜注云女常隨男故曰陽物其名不正顧炎武云女陰中有陽其物屬火故曰陽似宋元人議論

孔子生年

公羊傳昭十二年云伯于陽者何公子陽生也子曰我乃知之矣在側者曰子苟知之何爲不革何休云時孔子年二十三具知其事蓋以襄公二十一年孔子生也詩由儀正義云昭公二十五年孔子年三十餘矣宋元公享叔孫昭子賦新宮至孔子定詩時三十餘年聖人雖無所不知不能以意錄之也云孔子年三十餘者益正義不定孔子生年新宮見燕禮記鄭云小雅逸篇明人子貢詩傳以斯干爲新宮且作寢宮怪妄矣

辰集房

左傳昭十七年引夏書曰辰不集於房瞽奏鼓嚣天鼜庶人走云夏正四月朔之謂也注云房舍也是十二次舍皆曰房蓋四月

日躔不在房宿枚本允征以爲季秋月朔唐一行推得仲康五年九月庚戌朔日食於房宿二度可云奇巧蓋皇甫謐王肅等非盡昧昧者隋劉光伯及宋林之奇全解謂其近代善算者推仲康時九月合朔已在房心北則眞妄語九月合朔歲歲不同豈得謂仲康十四箇九月合朔俱在霜降後此直不知數人議論也仲康時自可九月朔會房但不可謂是左傳所引之夏書

春秋書賊

春秋無傳使聖人思之十年不知桓譚論左傳之言見太平御覽善言春秋者也古弒逆無手刃者闇弒餘祭僕與驂乘弒商人此無大志者魯桓之弒隱公使公子翬翬於寫氏弒隱則討寫氏有死者桓之子孫實有魯國魯史不得如楚穆之正其罪也以

楚檮杌言之其記穆之弒成必歸之於潘崇其言魯桓亦如春秋之言楚穆矣穆立而用崇桓立而用翬其情一也晉趙盾弒其君左傳事依策書公羊穀梁則右趙盾史記十二諸侯年表至云趙穿弒靈公左傳記董狐之言曰子爲正卿亡不越境反不討賊非子而誰證其主使非異詞也趙盾不能辨特曰我之懷矣是但承亡不越境蓋董狐合言之而盾事顯盾分承之而董狐意晦盾爲正卿與君相惡賊又發自趙氏惟先亡越境而不反可以免議卽亡越境矣而反不討賊則賊亦盾主使而況營書已定於郊關待變也盾知跡不可掩灼然使穿逆成公盾復位而使穿逆新君桓立而使翬逆夫人穆立而使崇環王宮其情一也史表又云鄭靈公元年公子歸生以黿故弒靈公合

之鄭世家則太史公誤以左傳公子歸生爲公子宋左傳云歸生權不足案靈公欲殺宋宋又洩弒逆之情何敢復謚歸生歸生權不足制宋豈足弒君歸生者魯公子慶父之比也宋特圉人犖卜齮耳列國之史必書魯公子慶父弒其君矣穿宋犖齮之事同盾歸生慶父之謀同故左傳所載之事不以所載之論而晦亦在能讀經而已然必如唐宋人言信經不信傳則魯隱公閔公之薨及襄七年之鄭伯昭元年之楚子哀十年之齊侯亦不信傳矣

閏

舊法二十四氣平分十五日二十一刻有奇易一氣每年積餘十一日明徐光啟等兼采西洋算法冬至節氣十四日八十四刻有奇每年積餘五日二十一刻有奇以日行距地遠近不同行有遲速以此詳算置閏閏皆斗指二辰之間此本夏歷洪範云日月之行則有冬有夏後人新起爭勝遂失其義左傳云閏者歸餘於終積餘故有終閏於歲終者秦法之失漢書高帝紀秦二年後九月注亦言之

左氏條例

後漢書鄭興傳云晚善左氏春秋從劉歆講正大義劉歆美其才使撰條例章句訓詁子眾從父受左氏春秋作春秋難記（謂說難而通之）條例又受詔作春秋刪十九篇賈逵傳云父徽從劉歆受左氏春秋有左氏條例二十一篇逵悉傳父業建初時條奏云永平中逵言左氏與圖讖合者先帝顯宗不遺芻蕘省納臣言寫

其傳詁藏之祕書則永平中上疏上左氏傳國語解詁五十一
篇左氏傳解詁二十一也鄭興傳云賈逵自傳
其父業故有鄭賈之學陳元傳云父欽習左氏春秋事黎陽賈
護與劉歆同時而別自名家元少傳父業爲之訓詁是鄭賈陳
三家不同蜀志尹默傳云專精左氏春秋自劉歆條例鄭衆賈
逵父子陳元服虔注說咸略誦述不復案本言能背誦是鄭賈條例
但各著簡札實俱爲劉歆條例也後漢書儒林傳云穎容著春
秋左氏條例五萬餘言杜預左傳集解序云穎子嚴者亦復名
家是條例有劉穎不同訓詁劉陳服不同賈逵爲劉學今雜見
服虔左傳注多與賈異職是故也條例自爲卷數訓詁則賈爲
三十篇附經傳下杜承用之服則不然也

公羊傳及注論

春秋左傳經學也說經之事與義不能豫阿後世漢世以春秋
自有其時致用之書不肯復立左傳儒之巧者探博士之隱則
申言左傳記劉氏出自堯亦是致用故左傳得不廢實則左傳
不爲漢致用也公羊傳者漢人所致用所謂漢家自有法度奈
何言王道公羊集酷吏佞臣之言附之經義漢人便之謂之通
經致用穀梁傳小有參差而大旨相近蓋春秋之事公羊穀梁
所不知公羊穀梁之說亦作春秋者所不知也公羊三科九旨
董仲舒未敢言而心好之故陷呂步舒之獄胡母子都則自任
昌言之至漢末何休自太傅府辟後廢錮乃以愚悖從逆之言
託之孔子以漢法言之漢世言黜周王魯及誅絕魯君爲漢制

作則無罪孔子奉天道用文王法作魯春秋時豈敢黜周誅絕
魯君且尋公羊傳實無所謂三科九旨及盜天牲誅絕公孫齊
誅絕野言公羊僖五年傳曷爲爲殊會王世子世子貴也世子猶
世世子也是公羊以王世子爲貴亦漢貴皇太子之義亦古今
通義也而何休云自王者言之屈遠世子在三公下禮喪服斬
衰曰公士大夫之衆臣是也疏云三公臣有斬衰世子無也是
卑於三公然則大夫亦有衆臣斬衰世子不因此在大夫下其
言悖謬又出公羊意外公羊爲漢致用而非春秋意尚可言也
何休既陰險慘刻又志趣卑下見其時皇統屢絕三公得翊戴
封則曲說三公在皇太子上以己得公府掾不豫作升朝望比
附經義以爲辟公府者致用尤非公羊爲漢廷致用之旨然則

春秋左傳萬世之書也公羊傳漢廷儒臣通經致用干祿之書
也何休所說漢末公府掾致用干祿之書也

魯語業及

魯語云叔孫穆子曰豹之業及匏有苦葉矣下叔向卽曰叔孫
賦匏有苦葉左傳襄十四年亦云賦匏有苦葉按文四年傳甯
武子不答湛露彤弓以爲肄業及之定十年傳驷赤曰臣之業
在揚水卒章之四言業乃樂處業誦古自習則曰肄業以詩見
意則曰賦豹實賦以見意謙言非敢自見其意昔於肄業曾及
此詩因而賦之其意婉韋注云業事也是直居其功且非文意
今詩正義引此作業及而左傳正義引作業在均不當以業爲
事

鄭語謝西騏莘

鄭語謝西九州爲今南陽西山中地時有九族其民貪沓而忍史伯言謝郊之閒易取可長用者郊南謝北地後爲楚所取楚用之也韋注虢鄶俱在郊北此郊謝之閒正申呂與應之地史伯初言不可入後言易取非謂鄭取之韋疑於此故疑虢鄶在郊南耳又鄭語依騏歷莘詩譜作依疇歷華周語摯疇爲太任國淮南本經訓云堯使羿誅鑿齒於疇華之野與詩譜合鄭語前莘後河詩譜亦作前華後河正義引韋注云華華國也水經洧水注言鄶華陽亭在黃崖東北或華莘字近兩涉元和郡縣志故莘城在汴州陳留縣東北三十五里爲前莘之莘

皇清經解續編卷八百四十二終

海甯蔣廷敷善化劉鉅校

皇清經解續編卷八百四十三　南菁書院

癸巳存稿四　黟俞正燮理初著

學解

學從教從口從臼爲覺悟一也學之義二也又爲居於學義三也居於學者古人八歲入小學內則云八年出入門戶及卽席飲食必後長者是出就食曲禮云人生十年曰幼學謂幼則居於學內則云十年出就外傅居宿於外古居於外者謂居門塾故卿大夫士之子就學使有成古謂之門子居門學也古稱門子唐宋稱學生居門之子居學之生其義同也論語云百工居肆以成其事君子學以致其道學與居肆對文亦謂居處於學齊語管子不使士雜處父兄之教不肅而成子弟之學不勞而

能則又以鄉言之

管仲器小義

論語云管仲之器小哉太史公謂管仲不能勉齊致王蓋本孟子按周之德惠未比殷紂齊桓之德不及文王文王久始得之奈何欲以齊桓奪周祚管仲反坫樹塞門三歸官事不攝自謂功成身泰意侈卽是器小自古未聞以不能謀反叛逆訛詆人者故知器小是侈泰也孟子不爲管仲者不爲其功烈當孟子時齊不當復言霸功太史公直以之論管仲非論語言管仲一匡天下意也管子樞言云釜鼓滿則人概之人滿則天概之重令云地大國富人衆兵彊霸王之本也然而與危亡爲鄰矣天道之數至則反人心之變有餘則驕驕則緩怠矣法法云矜者

細之屬也白心云滿盛之國不可以仕任滿盛之家不可以嫁子樞言云國之亡也以其長者也人之失也以其所長者也又云吾畏事不欲爲事吾畏言不欲爲言故行年六十而老吃而奢侈踰禮管子於持盈之道蓋但能知之者

執禮

論語雅言詩書執禮鄭康成言禮不誦故言執乃分詩書爲言執禮爲執持禮書下云皆雅言不可通矣蓋詩書博引禮則必以其人其時所當執者言之與父言慈與子言孝見魯哀齊景言侯禮見孟孫季孫晏嬰言卿禮見孺悲等言士禮此雅言之執禮也

太宰

論語太宰問於子貢曰夫子聖者與何其多能也左傳子貢三見太宰嚭說苑云子貢見太宰嚭太宰嚭曰夫子何如則太宰嚭有與子貢論夫子事又吳問專車之骨是以夫子爲多能檀弓則陳有太宰嚭陳問隼矢事亦以夫子爲多能又宋有太宰列子云商太宰見孔子韓非子說林上言孔子見商太宰子圉入問客太宰曰吾已見孔子則視子猶盭蟲之細者也韓非書數有宋太宰莊子書有商太宰蕩孔子故家宋此或宋太宰又孔子嘗適楚楚亦有太宰公子辰及伯州犂又魯有太宰羽父嘗求爲之此太宰稱官而不言何國當是魯太宰歟

如有所立解

宥齋錄清波雜志並云東坡病革屬纊時友人叩耳曰端明勿忘西方坡曰西方不無但箇裏著力不得又曰著力便差程子於論語如有所立卓爾注云到此地位工夫尤難直是峻絶又大段著力不得按此顏子云如有所立卓爾謂立於禮也雖欲從之末由也已謂克己復禮從事於斯不敢自已也無峻絶著力意北宋人以通禪爲榮改顏子語意以自助耳何以知如有所立是立於禮也孔子云立於禮又云不學禮無以立又云不知禮無以立也又云君子博學於文約之以禮亦可以弗畔又告顏淵云克己復禮爲仁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言非禮勿動今顏淵亦云夫子循循然約我以禮如有所立卓爾故定知是言立於禮他說皆不足以奪之也論語之文云顏淵喟然歎曰仰之彌高鑽之彌堅瞻之在前忽焉在後夫子循循善

誘人博我以文約我以禮欲罷不能旣竭吾才如有所立卓爾雖欲從之末由也已若惝恍之詞何也曰解者失之也所謂仰之鑽之瞻之者夫子循循善誘博文約禮故欲罷不能旣竭吾才也所謂欲罷不能旣竭吾才者克己復禮也所謂彌高彌堅者旣竭吾才也所謂在前忽焉在後者如有所立卓爾雖欲從之末由也已也所謂雖從之末由也已者欲罷不能也皆言立也立於禮也質直詳盡無惝恍之詞也

論語權

論語云可與立未可與權唐棣之華偏其反而豈不爾思室是遠而子曰未之思也夫何遠之有注云言權道反而後至於大順思其人而不得見按權本黃華木一名反常萬類俱反歸一是故稱鍾亦取權名易繫傳云巽德之制也巽稱而隱巽以行權則權以稱物行權當隱巽以俟反歸於常春秋桓十一年公羊傳云權者反於經然後有善者也行權有道殺人以自生亡人以自存君子不爲也謂權反歸於經然後見其善適變不同道必反歸於經史記自序傳云諸呂爲從謀弱京師而周勃反經合於權言勃權從呂而實則反歸安劉之經反經之反爲十年乃字反常也堯舜性之也湯武反之也之反爲反歸之反非背反之反文子道德篇云先迕而後合者謂之權先合而後迕者不知權不知權者善反醜矣亦以反爲先開後合之合反歸之反昭七年左傳子產言從政有所反之以取媚也謂並立子孔後則立伯有後反歸於繼絕之禮可取信悅於民而杜注云

治政或當反道以求媚於民則以背反於經爲權漢以前經傳
箋注實無此說也

祭肉不出三日解

論語祭於公不宿肉祭肉不出三日出三日不食之胙兼生熟
生曰脤熟曰膰助祭者其人見在多得膰僖二十四年左傳云
宋於周爲客天子有事膰焉孟子云孔子爲魯司寇從而祭膰
肉不至是祭於公者得熟肉胙故不可宿僖九年左傳王使宰
孔賜齊桓胙於葵邱定十四年左傳天王使石尚來歸脤此不
助祭者得生肉胙也雖置郵可達而專使與易人馳達者殊道
遠或出三日周官大行人云歸脤以交諸侯之福是行人常職
其祭於公得生肉胙當至三日故不宿也論語言祭於公不宿
肉者公祭頒肉在賓尸繹彤之後已至三日又宿則出三日不
食之故申之曰祭肉不出三日爲祭於公不宿肉言之也集解
載鄭氏分公祭家祭二義所以旁通非祭肉不拜之祭肉實則
家祭饋肉於人亦必俟賓尸之後已是第三日故知祭肉不出
三日是不宿肉之解義而鄭氏誤分之一若祭於公卽以告殺
日頒胙從祭之人不俟禮畢卽歸食肉者至家祭則反遼緩之
無是事也集註爲之說云不宿爲尊君不知不宿卽是三日鄭
氏偶未深思而反爲之修飾則是故抑閣二日以自卑其祖無
是理也

論語嚴氏春秋義

論語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漢光和六年有成陽令唐扶頌

云四遠童冠摳衣受業又云五六六七化導若神是本論語爲文也頌碑成陽閻棻班字宣高撰宣高修嚴氏春秋今嚴氏春秋不傳此當嚴氏自述業由七十二子五六三十六七四十二而宣高傳之在晉陶潛讀史述九章七十二弟子云恂恂舞雩莫曰非賢亦以三十人四十二人共遊舞雩北齊有石動筩佞幸之談見北齊書及太平廣記啟顏錄梁時儒士亦傳之見皇侃義疏今推之是漢嚴氏春秋義也隸釋有員興宗荅洪丞相書云堯祠請雨碑五六七化道若神五六者三十六七者四十二謂七十二子若漢人言四七之將

直躬

韓非八蟲云楚有直躬其父竊羊而謁之吏令尹曰殺之呂氏春秋當務篇云直躬請代誅王聞之乃不誅也孔子曰異哉一父而載取名焉案此事當以韓非之言爲信韓非云令尹誅之而楚姦不上聞則直躬死矣莊子盜跖篇云直躬證父信之患也所言比干子胥鮑子勝子或云申徒狄申通勝或云太子申生尾生皆是死者論語云葉公問於孔子子曰吾黨之直者異於是或葉公屬有此事聞孔子之言以告而誅之歟

言舉

舜典云敷奏以言謂羣后自能奏之益稷云敷納以言則海陽蒼生須帝納之其言始能至也此唐虞之法也大戴禮少閒篇孔子三朝記也曰昔禹取人以言孟子云禹聞善言則拜自漢至今皆取人以言不以言舉人者自古惟周周人尚文其選舉

獨不以文論語云君子不以言舉人不以人廢言是王章也

君子小人學道是弦歌義

論語子之武城聞弦歌之聲子游曰聞諸夫子君子學道則愛人小人學道則易使所謂學道弦歌虞命教胄子止屬典樂周成均之教大司成小司成樂胥皆主樂周官大司樂樂師大胥小胥皆主學古人學有師師名出於學古言事業由學道者有虞業常語官與民曰職曰事曰公功曰田功曰婦功曰不職曰閒民無職事曰婦無公事業則學道者之職曰習業曰舍業學道者語垂久遠故業通於官民子路曰何必讀書然後爲學古者背文爲誦冬讀書爲春誦夏弦地亦讀樂書周語召穆公云瞍賦矇誦瞽史教誨檀弓云大功廢業大功誦孔子既祥彈琴

十日而成聲子夏除喪而見予之琴子張除喪而見予之琴通檢三代以上書樂之外無所謂學內則學義亦止如此漢人所造王制學記亦止如此魏以後以學給口舌爲道今人厭其無稽譁訐則又以讀書爲學道其說皆通然弦歌之道六經之義合是聖人告子游木義也

成君瓘論語說

論語子畏於匡顏淵後子曰吾以汝爲死矣成君瓘云呂氏春秋勸學篇云曾點使曾參過期而不至人曰無乃畏耶孔子畏於匡顏淵後子曰吾以汝爲死矣注引詩曰期逝不至而多爲恤此之謂也義最深妙韓李論語筆解云死當先字之誤其說陋劣矣

陳亢喜聞君子之遠其子也顏氏家訓云蓋君子之不親教其子也說本晉范甯見皇侃義疏

南史王元規云姻不失親古人所重豈得輒昏非類又張說碑姻不失親官復其舊野客叢書引如此

舜之中國義

孟子舜避堯之子於南河之南禹避舜之子於陽城益避禹之子於箕山之陰天下歸舜禹故孟子史記本紀皆言舜然後之中國踐天子位後之中國者孟子解避之之義言先南河之南在河外也堯都平陽舜自都蒲坂禹自都安邑中國謂三河之內自有所居不干前天子之都唐虞以國君爲天下君禪授之後宗廟社稷宮室國君之位猶存故舜禪禹而宗廟享之子孫保之故孟子云而居堯之宮逼堯之子是篡也而讀爲文王望道而未之見之而如也如居堯之宮王莽居漢宮劉裕居晉宮人臣入篡而讓皇帝出居外舍莽毀漢高廟厭勝之又毀元帝廟也左傳羿拒太康於河代夏政爲帝夷羿夏猶存也浞殺羿因羿室又滅夏相而事一變舜禹不居堯舜宮羿不居夏宮湯武不居夏殷宮皆存其統浞乃居羿宮王莽之後皆以浞爲法而旁引舜禹爲口實後儒不深思孟子史記然後之中國之義疑古避辟同字乃說辟讓爲辟法遂有堯幽囚舜野死益干啟位啟殺益之說

孟子言性情才義

孟子道性善告子篇公都子引性有不善孟子曰乃若其情則

可以爲善矣乃所謂善也若夫爲不善非才之罪仁義禮智我固有之舍則失之不能盡其才者也又云富歲子弟多賴凶歲子弟多暴非天降才爾殊也陷溺也又云牛山之木嘗美矣今濯濯然以爲未嘗有材者非山之性人放其良心以爲未嘗有才焉者是豈人之情以此數文合觀之情者事之實也才者事之初也是也才者事之初也說文才爲草木之初是也今趙注若順也情性表裏情順性爲善若夫爲不善非天才之罪朱注若詞也情者性之動才猶材質均非孟子道性善本恉且山木章材才分列則才非材質可知矣

無專殺大夫

孟子言齊桓葵邱之會命曰無專殺大夫管子幼官九會諸侯令皆無之惟六匡篇有毋專殺大臣案左傳桓公十年云虢仲譖其大夫詹父於王則不專殺大夫本王朝之法齊桓申言之其後晉用其法昭公二十八年左傳云晉祁盈執祁勝曰祁氏私有討國何有焉乃殺之晉殺祁盈滅祁氏定公十三年左傳云晉趙鞅殺邯鄲午范氏中行氏伐趙氏鞅奔晉陽晉人圍之荀躒請皆逐之益祁勝邯鄲午皆家臣之稱大夫者如陽虎以大夫饋孔子及孟氏之成大夫公孫朝也史記趙世家云孔子聞趙簡子不請晉君而執邯鄲午保晉陽故書春秋曰趙鞅以晉陽叛則殺家大夫亦當上請於君孔子之意亦如此祁盈趙鞅皆以專殺得重罪也

孟子年

孟子時事不合者游齊梁先後及齊伐燕之年齊燕事史記世家以爲湣王年表亦同通鑑從之而孟子以爲宣王孟子親見其事不得誤也益伐燕者宣王爲燕所伐者湣王也孟子書始見梁惠王非是編年史記列傳言先至齊趙注孟子言孟子去齊老而之魏故王尊禮孟子曰父是也史記惠王止三十六年故云三十五年召賢而孟子至梁其實惠王言東敗於齊在惠王三十年地西入秦在襄王五年六年南辱於楚在襄王十二年益自史記惠王之三十六年及襄王之十六年總爲竹書之惠王後元十七年史之襄王　哀王爲竹書之今王通鑑依之而仍以孟子至梁係之惠王三十五年則以他書無文不能意改實則孟子老至梁國在惠王後元十三年以後去梁在襄王

但不能質言其年耳

於爰

爾雅爰粵于那都繇於也於音猪烏猪語助蜚蠊云於我歸處於我歸息於我歸說言於何是我所歸之處及所止息及說舍乎四月云爰其適歸言粵此乃其適歸皆雅訓也王肅作家語改四月爰其作矣其集傳從之則蜚蠊之於不能通遂言欲其於我歸處歸息歸說而作大全者又引一說云將告以人無遠慮必有近憂庶幾有備無患乃怪語

展

爾雅云展適也注云得自申展傳云展其支體言舒布也今案適之也往也如也如其意亦發舒詩適我願兮如其意也詩展

如之人兮展我甥兮展誠也信也適的也信也信申也義俱相通適如之適適莫之適皆得爲申故曰展適也得自申展也

揖

揖拜之揖或作揖說文揖云舉手下手也揖云攘也一曰手著胸曰揖鄭注鄉飲酒云推手曰揖引手曰揖其揖字作厭儀禮揖揖字不分古人揖就位又怒其人則揖起之揖出之若今人拱手謝絕也其入禮節亦止拱手大祝九拜之肅拜不屈身今會典正謂之揖許云手著胸鄭云推手皆與拱手互相成說文所謂揖舉手下手者屈身手至地古人謂之拜手大祝九拜之空首今會典正謂之打躬鄭謂之引手亦與舉手下手相足益舉手至額又下手至地又引舉至額也晉以後儒所言多不可

解當以許鄭爲正

海甯蔣廷瓚善化劉鈺校